李退溪集

四

漢書門 類
一〇七二四號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0724
冊數 28 (5)
函號 318 17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七

劄

戊辰經筵啓劄一

國之大事固在兵戎今者軍卒消耗名存實無內外皆然搜兵補闕在所當急不可以民之怨咨而停罷但自去年以來 國恤山陵鉅役連仍民生困弊之餘八 天使相踵擧國騷動顛仆者未起呻吟者未絶簽兵之令適丁此年已非其時然猶可諉之曰軍國重事不可計小弊故也長夏積潦地力傷痺兩麥全無水災所被

日本政府圖書
淺草文庫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蕩覆無餘田種雜穀種種皆荒民食頓絶閭閻
嗷嗷所指以為僥倖西成之望者惟有稻田稍
盛於常年七八月之間風災旱災飛蝗蔽天蟊
賊盈疇或朽而不秀或穗而不實則稻一穀亦
無望於入民口腹矣古語云一穀不登民受其
飢今則百穀不登民何以充腹木花掃無民何
以蔽體飢寒切身民無所顧藉皆思破家流散
結包荷擔而立四方監司等官目覩其慘憂災
恤荒報聞相繼　國家未嘗發一號出一令以
為拯民生塗炭之命之計方且家搜戶括漁丁

獵僧酷吏暴胥因緣作奸脅驅侵督急於星火
剝膚椎髓靡有限極無知小民上不見德下惟
見侵相與怨讟興嗟棄父母之恩絶妻子之愛
去此而適他他方亦然四方湯湯無處藏逃强
壯則羣聚而為盜老弱則轉死於溝壑哀我邦
本寧不動搖古之人君視民如傷若保赤子父
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如遇其疾病飢寒則哀
傷惻怛不啻在己提抱撫摩誠求不遠飲食以
飼哺之藥物以救療之如此而或至於死猶不
敢怨天而自傷其拯療之未盡蓋其深愛至痛

之情所當然也安有為民父母而行政於其疾
病之極飢寒之迫則若不聞知既絶其口食又
廢其藥物而托辭於他事之重忍所不忍驅催
蹙迫以納於水火之中不惟不救益薪以焚之
不惟不極鼓瀾以淬之加之以鞭撻隨之以刑
戮假使所重之事因而得成甚非為父母愛子
之道而況衆怒難犯刑發惟腥駭懼思亂之民
相環於四境向之所資之兵皆在其中挾憾而
肆兇於齊民不知　國家持空籍以當此患将
何術而弭之今人狃於昇平不知　國家亂亡
之禍猝由於民叢雲合土崩之勢恒起於民流
見臣此論必以為狂言然漢魏之張角葛榮唐
宋之黄巣方臘皆何因而起乎當時亦必有以
如臣之言見笑於世者使時君早憂而預為之
所則豈終至於覆敗乎故臣愚以為不如及今
姑停兵籍以待年登民息而為之於義為得於
事為便

戊辰　經筵啓劄二

私者一心之蠹賊而萬惡之根本也自古國家
治日常少亂日常多馴致於滅身亡國者蓋是

人君不能去一私乎故也然欲去心賊拔惡根
以復乎天理之純不深籍學問之功不可而其
為功亦難蓋一時一事之私勉强不行非難平
日萬事之私克去淨盡為難雖或既已克盡不
知不覺之間忽復萌動如初此所以為難是以
古之聖賢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日乾
夕惕惟恐頃刻怠忽而有墮坑落塹之患其心
未嘗自謂吾學已至不患有陷於私邪也故大
學既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功則宜若無私
矣然而於修身齊家猶以偏僻為戒治國平天

如此說則既心正意誠而猶不免有私意於所謂正心在公跋上錯之旨不合此須論吾學已至云者

下亦以一人貪戾以利為利戒之顏淵克已復
禮不遷怒不貳過至於三月不違仁而後乃問
為邦之道寧復有一毫之私乎孔子猶以放鄭
聲遠佞人戒之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先言敬用
五事而後極讃皇極之道則亦若無憂於有私
邪矣然其言猶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
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
直然後乃結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蓋必其
無偏陂好惡之私然後王道可道無偏黨反側

有大病初至脩齊治平毫髮之遺憾然後格致誠正之功用畢矣於脩齊治平不亦已
則不能無用之學而已 其病根在上面吾學已至云者

之事然後王道蕩平而會極歸極可得而言以此觀之雖至聖人地位猶恐或有偏僻之私常懍懍為戒況未至於聖人宜如何哉周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伏願 聖明留神省念

進聖學十圖劄 并圖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 上言臣竊伏以道無形象天無言語自河洛圖書之出聖人因作卦爻而道始見於天下矣然而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古訓千萬何所從入聖學有大端心法有至要揭之以為圖指之以為說以示人入道之門積德之基斯亦後賢之所不得已而作也而況人主一心萬幾所由百責所萃衆欲互攻羣邪迭鑽一有怠忽而放縱繼之則如山之崩如海之蕩誰得而禦之古之聖帝明王有憂於此是以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復一日猶以為未也立師傅之官列諫諍之職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以至盤盂几杖

刀劍戸牖几目之所寓身之所處無不有銘有
戒其所以維持此心防範此身者若是其至矣
故德日新而業日廣無纖過而有鴻號矣後世
人主受天命而履天位其責任之至重至大為
如何而所以自治之具一無如此之嚴也則其
惘然自聖傲然自肆於王公之上億兆之戴終
歸於壞亂殄滅亦何足怪哉故予斯之時為人
臣而欲引君當道者固無所不用其心焉若張
九齡之進金鑑録宋璟之陳無逸圖李德裕之
獻丹扆六箴真德秀之上豳風七月圖之類其

愛君憂國拳拳之深衷陳善納誨懇懇之至意
人君可不深念而敬服也哉臣以至愚極陋韋
忝累朝病廢田里期與草木同腐不意虛名誤
達召置講筵之重震越惶恐辭避無路既不
免為此叨冒則是勸導聖學輔養宸德以
期致於堯舜之隆雖欲辭之以不敢何可得也
顧臣學術荒疎辭辯拙訥加以賤疾連仍入侍
稀罕冬寒以來乃至全廢臣罪當萬死憂懷罔
措臣竊伏惟念當初上章論學之言既不足以
感發天意及後登對屢進之說又不能以沃

贊睿猷微臣悃愊不知所出惟有昔之賢人
君子明聖學而得心法有圖有說以示人入道
之門積德之基者見行於世昭如日星茲敢欲
乞以是進陳於 左右以代古昔帝王工誦器
銘之遺意庶幾借重於既往而有益於將來於
是謹就其中揀取其尤著者得七焉其心統性
情則因程圖而附以臣作二小圖其三者圖雖
臣作而其文其旨條目規畫一述於前賢而非
臣創造合之為聖學十圖每圖下輒亦僭附謬
說謹以繕寫投進焉第緣臣惆寒纏疾之中自
力為此眼昏手顫書未端楷排行均字並無准
式如蒙 勿却乞以此本 下諸 經筵官詳
加訂論改補差舛更令善寫者精寫正本付之
該司作為 御屏一坐展之 清燕之所或別
作小樣一件粧貼為帖常 置几案上冀得於
俯仰顧眄之頃皆有所 觀省警戒焉則區區
願忠之志幸莫大焉而其義意有所未盡者臣
請得而申言之竊嘗聞之孟子之言曰心之官
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箕子之為武王
陳洪範也又曰思曰睿睿作聖夫心具於方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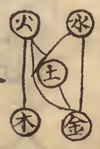
而至虛至靈理著於圖書而至顯至實以至虛
至靈之心求至顯至實之理宜無有不得者則
思而得之睿而作聖豈不足以有徵於 今日
乎然而心之虛靈若無以主宰則事當前而不
思理之顯實若無以照管則日常接而不見此
又因圖 致思之不可忽焉者然也抑又聞之
孔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也者
習其事而真踐履之謂也蓋聖門之學不求諸
心則昏而無得故必思以通其微不習其事則
危而不安故必學以踐其實思與學交相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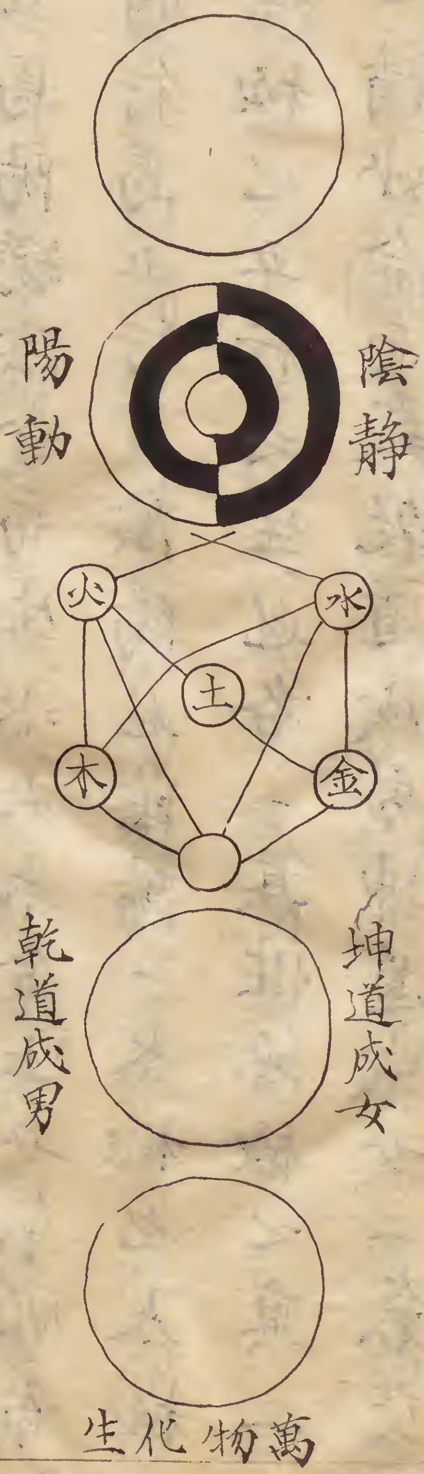
互相益也伏願 聖明深燭此理先須立志以
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 奮然
用力於二者之功而持敬者又所以兼思學貫
動靜合內外一顯微之道也其為之之法必也
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
之際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
微幽獨之處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就一圖而
思則當專一於此圖而如不知有他圖就一事
而習則當專一於此事而如不知有他事朝焉
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相續或紬繹玩味於

夜氣清明之時或體驗栽培於日用酬酢之際
其初猶未免或有掣肘矛盾之患亦時有極辛
苦不快活之病此乃古人所謂將大進之幾亦
為好消息之端切 毋因此而自沮尤當自信
而益勵至於積真之多用力之久自然心與理
相涵而不覺其融會貫通習與事相熟而漸見
其坦泰安履始者各專其一今乃克協于一此
實孟子所論深造自得之境生則烏可已之驗
又從而俛焉孳孳既竭吾才則顏子之心不違
仁而為邦之業在其中曾子之忠恕一貫而傳

道之素在其身畏敬不離乎日用而中和位育
之功可致德行不外乎彝倫而天人合一之妙
斯得矣是其為圖為說僅取敘陳於十幅紙上
思之習之只做工程於平日 燕處而凝道
作聖之要端本出治之源悉具於是惟在 天
鑑留神加意反復終始 勿以輕微而忽之厭
煩而置之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臣不勝野
人芹曝之誠冒瀆 宸嚴輒以為獻惶懼屏息
取進止

第一太極圖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根也☾者陰之靜也☽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

太極圖說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

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朱子曰圖說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

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
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
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
也又曰聖人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
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
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
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
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右濂溪周子自作圖并説平巖葉氏謂此
圖即繋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之義而推明之但易以卦爻言圖以造化言
朱子謂此是道理大頭腦處又以為百世道
術淵源今茲首揭此圖亦猶近思録以此説
為首之意蓋學聖人者求端自此而用力於
小大學之類及其收功之日而遡極一源則
所謂窮理盡性而至於命所謂窮神知化德
之盛者也

第二西銘圖

上圖 此分上一截事以明理一分殊之辨

乾稱父　坤稱母

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

天地之塞吾其體　以施生之仁言

天地之帥吾其性　以推行之仁言

凡吾民物兄弟其理皆一

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　人物分殊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其大臣宗子家相也　君臣分殊

尊高年所以長其長　慈孤弱所以幼其幼　長幼分殊

聖其合德賢其秀也　聖賢分殊

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貴賤分殊

〇理歸一

下圖 此分下一截論盡事親之誠因以明事天之道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　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盡道不盡道之分

知化則善述其事　窮神則善繼其志　聖合德故盡道

不愧屋漏爲無忝　存心養性爲匪懈　賢其秀求盡道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聖賢各盡道

富貴福德將厚吾之生也　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

存吾順事　沒吾寧也　盡道於此爲至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西銘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于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朱子曰西銘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蓋以乾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

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旨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又曰銘前一段如棊盤後一段如人下棊

〇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〇雙峯饒氏曰西銘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也

〇右銘橫渠張子所作初名訂頑程子改之為西銘林隱程氏作此圖蓋聖學在於求仁須深體此意方見得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眞實如此處為仁之功始親切有味免於莽蕩無交涉之患又無認物為己之病而心德全矣故程子曰西銘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又曰充得盡時聖人也

第三小學圖

- 立教
  - 立胎育保養之教
  - 立小大始終之教
  - 立三物四術之教
  - 立師弟授受之教
- 明倫
  - 明父子之親
  - 明君臣之義
  - 明夫婦之別
  - 明長幼之序
  - 明朋友之交
- 敬身
  - 明心術之要
  - 明威儀之則
  - 明衣服之制
  - 明飲食之節

稽古

- 立教
- 明倫
- 敬身

- 嘉言
  - 廣立教
  - 廣明倫
  - 廣敬身
- 善行
  - 實立教
  - 實明倫
  - 實敬身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内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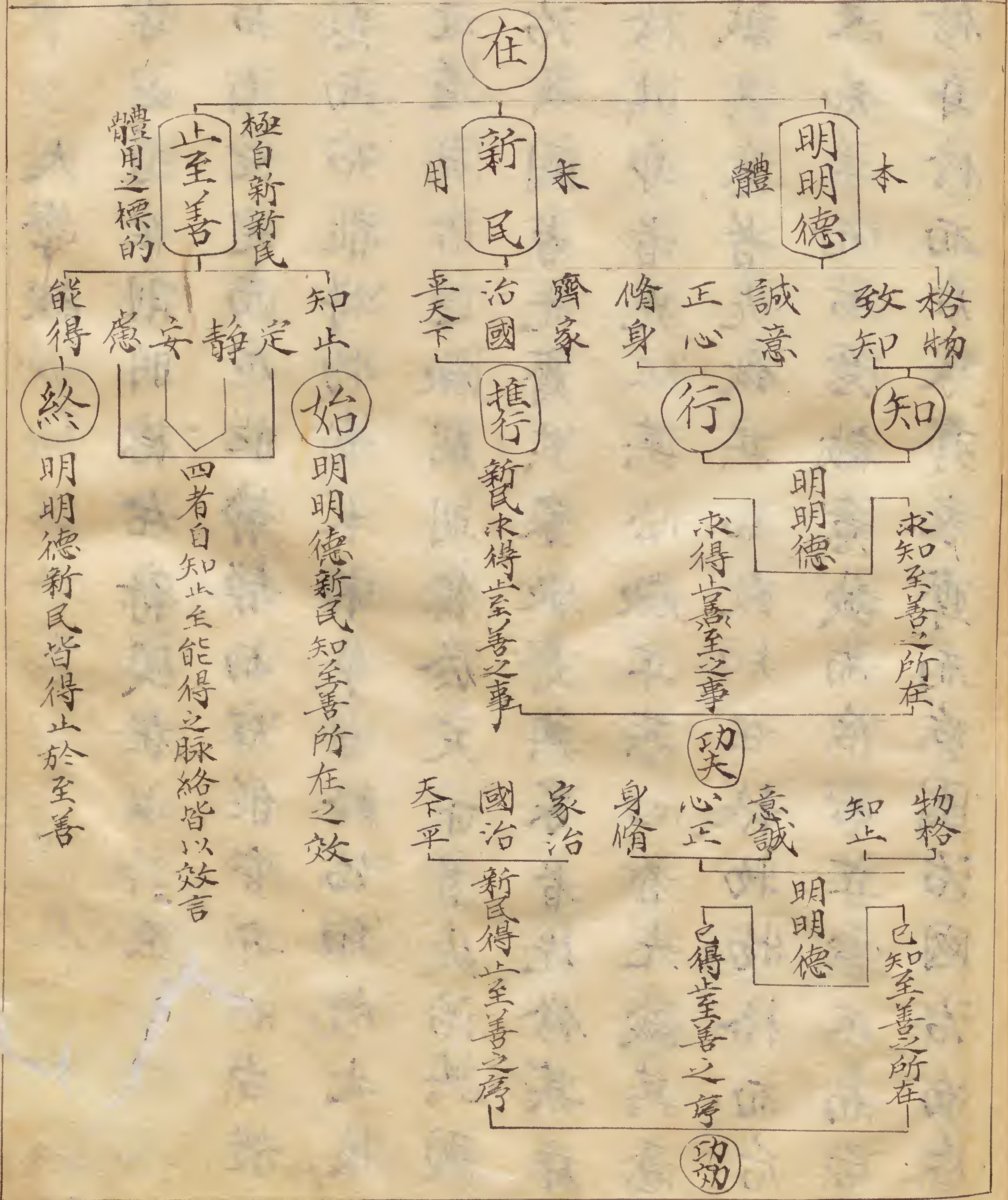
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彜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或問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朱子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灑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為不可哉曰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固不可追其功夫之次第條目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吾聞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源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

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其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

○右小學古無圖臣謹依本書目録為此圖以對大學之圖又引朱子大學或問通論大小之説以見二者用功之梗槩蓋小學大學相待而成所以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故或問得以通論而於此兩圖可以兼收相備云

第四大學圖



大學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或曰敬若何以用力耶朱子曰程子嘗以主一無適言之嘗以整齊嚴肅言之門人謝氏之說則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有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云云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此以為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於此

以為終者可以一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右孔氏遺書之首章 國初臣權近作此圖章下所引或問通論大小學之義說見小學圖下然非但二說當通看并與上下八圖皆當通此二圖而看蓋上二圖是求端擴充體天盡道極致之處為小學大學之標準本原下六圖是明善誠身崇德廣業用力之處為小學大學之田地事功而敬者又徹上徹下着工收效皆當從事而勿失者也故朱子之說如彼而今茲十圖皆以敬為主焉太極圖說言靜不言敬朱子註中言敬以補之

第五白鹿洞規圖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左今當作下

博學
審問
愼思
明辨

窮理之要

篤行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脩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接物之要

洞規後叙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今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

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念之哉

○右規朱子所作以揭示白鹿洞書院學者洞在南康軍北匡廬山之南有唐李渤隠于此養白鹿以自隨因名其洞南唐建書院號為國庠學徒常數百人宋太宗頒書籍官洞主以寵勸之中間蕪廢朱子知南康軍請于

朝重建聚徒設規倡明道學書院之教遂盛予天下臣今謹依規文本目作此圖以便觀省蓋唐虞之教在五品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故規之窮理力行皆本於五倫且帝王之學其規矩禁防之具雖與凡學者有不能盡同者然本之彝倫而窮理力行以求得夫心法切要處未嘗不同也故拜獻是圖以備

朝夕　暬御之箴

○以上五圖本於天道而功在明人倫懋德業

第六心統性情圖

心統性情圖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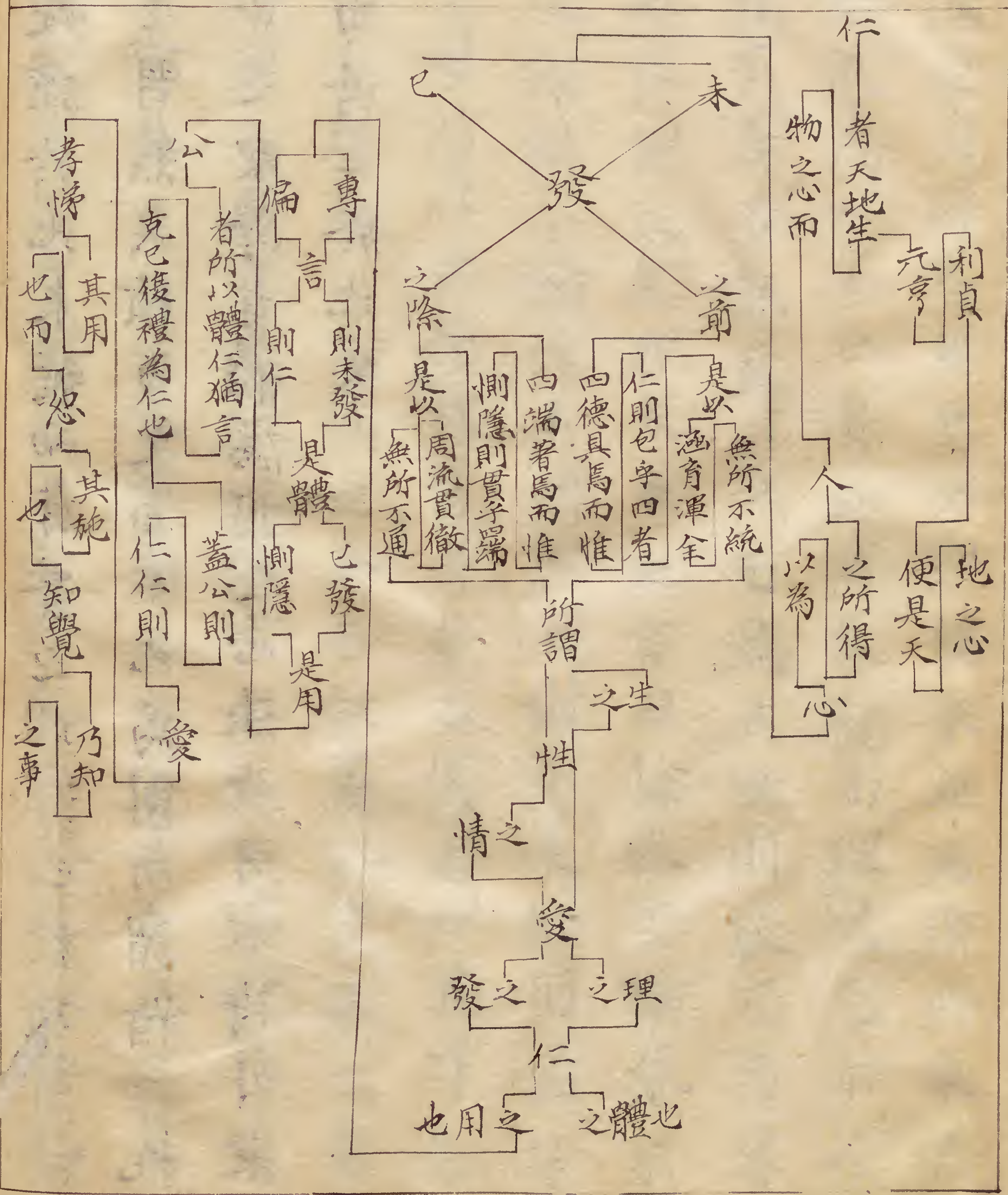
林隱程氏曰所謂心統性情者言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於其秀而五性具焉於其動而七情出焉凡所以統會其性情者則心也故其心寂然不動為性心之體也感而遂通為情心之用也張子曰心統性情斯言當矣心統性故仁義禮智為性而又有言仁義之心者心統情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而又有言惻隱之心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心不統性則無以致其未發之中而性易鑿心不統情則無以致其中節之

和而情易蕩學者知此必先正其心以養其性而約其情則學之為道得矣臣謹按程子好學論約其情在正心養性之前此反居後者此以心統性情言故也然究其理而言之當以程論為順○圖有未穩處稍有更定

○右三圖上一圖林隱程氏作自有其説矣其中下二圖臣妄竊推原聖賢立言垂教之意而作其中圖者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性不雜乎氣稟而為言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之性程子所謂卽理之性張子所謂天地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為情亦皆指其善者而言如子思所謂中節之情孟子所謂四端之情程子所謂何得以不善名之之情朱子所謂從性中流出元無不善之情是也其下圖者以理與氣合而言之孔子所謂相近之性程子所謂性卽氣氣卽性之性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朱子所謂雖在氣中氣自氣性自性不相夾雜之性是也其言性既如此故其發而為情亦以理氣之相須或相害處言如四端之情理發而氣

隨之自純善無惡必理發未遂而揜於氣然後流為不善七者之情氣發而理乘之亦無有不善若氣發不中而滅其理則放而為惡也夫如是故程夫子之言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然則孟子子思所以只指理言者非不備也以其幷氣而言則無以見性之本善故爾此中圖之意也要之兼理氣統性情者心也而性發為情之際乃一心之幾微萬化之樞要善惡之所由分也學者誠能一於持敬不昧理欲而尤致謹於此未發而存養之功深已發而省察之習熟真積力久而不已焉則所謂精一執中之聖學存體應用之心法皆可不待外求而得之於此矣

第七仁說圖



仁說

朱子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之所得以為心未發之前四德具焉而惟仁則包乎四者是以涵育渾全無所不統所謂生之性愛之理仁之體也已發之際四端著焉而惟惻隱則貫乎四端是以周流貫徹無所不通所謂性之情愛之發仁之用也專言則未發是體已發是用偏言則仁是體惻隱是用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為仁也蓋公則仁仁則愛孝悌其用也而恕其施也知覺乃知之事

行為之為
疑焉字

又曰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通其運行為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悌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混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名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脉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離絶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

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子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曰程氏之徒有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亦有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皆非歟曰謂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則可見矣子安得以此而論仁哉

○右仁說朱子所述并自作圖發明仁道無復餘蘊大學傳曰為人君止於仁　今欲求古昔帝王傳心體仁之妙盡於此　盡意焉

第八心學圖

不說具衆理喜怒哀樂之未發中也心統性情等語終不免有病

心學圖說

林隱程氏復心曰赤子心是人欲未汩之良心人心即覺於欲者大人心是義理具足之本心道心即覺於義理者此非有兩樣心實以生於形氣則皆不能無人心原於性命則所以為道心自精一擇執以下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之工夫也慎獨以下是遏人欲處工夫必至於不動心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見其道明德立矣戒懼以下是存大理處工夫必至於從心則心即體欲即用體即

道用即義聲為律而身為度可以見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要之用工之要俱不離守一敬蓋心者一身之主宰而敬又一心之主宰也學者熟究於主一無適之說整齊嚴肅之說與夫其心收斂常惺惺之說則其為工夫也盡而優入於聖域亦不難矣

〇右林隱程氏掇取聖賢論心學名言為是圖分類對置多而不厭以見聖學心法亦非一端皆不可不用功力云爾其從上排下只以淺深生熟之大槩言之有如此者非謂其工程節次如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有先後也或疑既云以大槩叙之求放心是用工初頭事不當在於心在之後臣竊以為求放心淺言之則固為第一下手著脚處就其深而極言之瞬息之頃一念少差亦是放顏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只不能無違斯涉於放惟是顏子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不復萌作亦為求放心之類也故程圖之叙如此程氏字子見新安人隱居不仕行義甚備白首窮經深有所得著四書章圖三卷元仁

宗朝以薦召至將用之子見不顧即以為卿郡博士致仕而歸其為人如此豈無所見而妄作耶

第九敬齋箴圖

敬齋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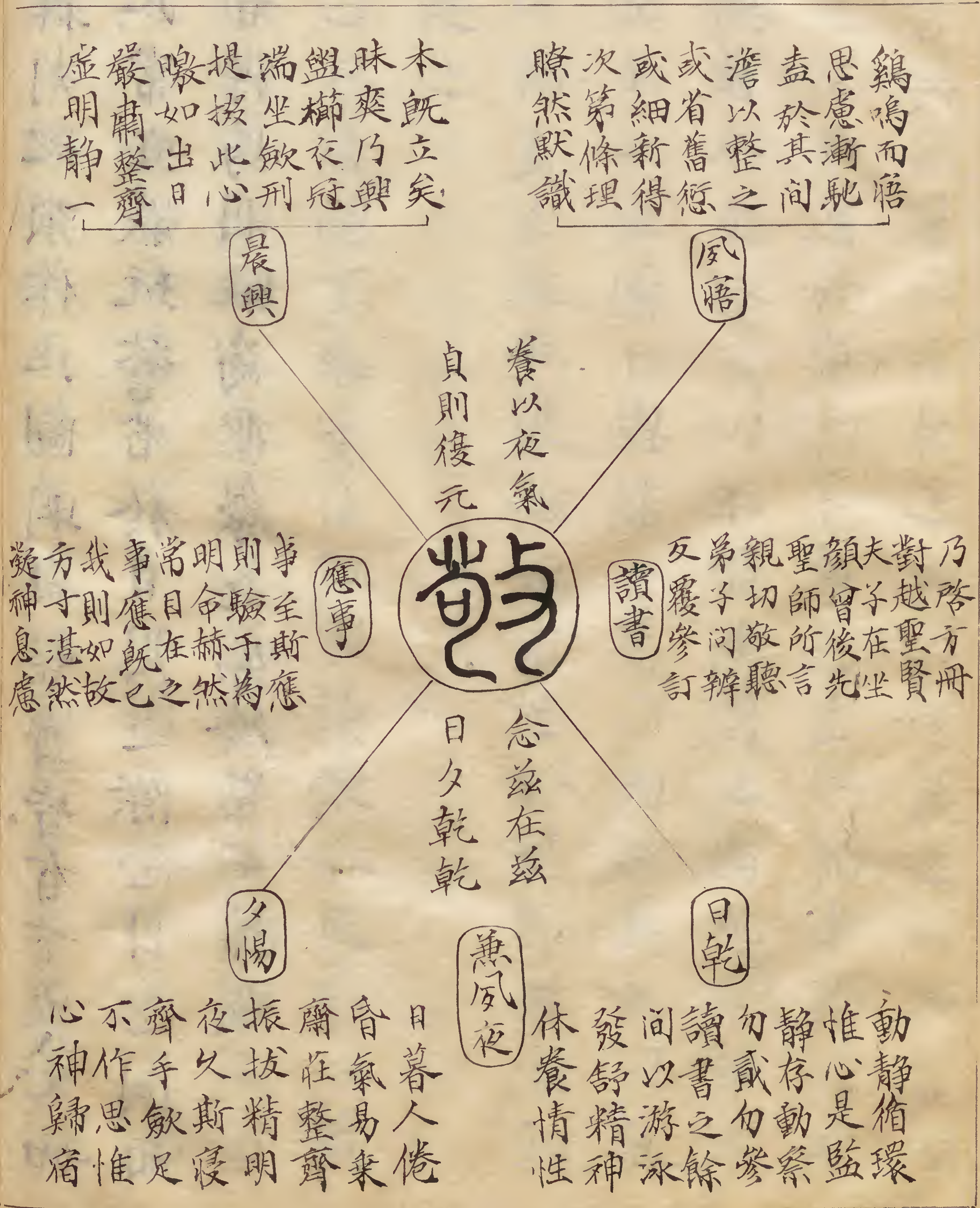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惟心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弗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朱子曰周旋中規其回轉處欲其圓如中規也折旋中矩其橫轉處欲其方如中矩也蟻封蟻垤也古語云乘馬折旋於蟻封之間言蟻封之間巷路屈曲狹小而能乘馬折旋於其間不失其馳驟之節所以為難也守口如瓶不妄出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又云敬須主一初來有个事又添一个便是來貳他成兩个元有一个又添兩个便是參他成三个須臾之間以時言毫釐之差以事言○臨川呉氏曰箴凡十章章四句一言靜無違二

言動無違三言表之正四言裏之正五言心之正而達於事六言事之主一而本於心七總前六章八言心不能無適之病九言事不能主一之病十總結一篇○西山真氏曰敬之為義至是無復餘蘊有志於聖學者宜熟復之

○右箴題下朱子自叙曰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云又曰此是敬之目說有許多地頭去處臣竊謂地頭之說於做工好有據依而金華王魯齋柏排列地頭作此圖明白整齊皆有下落又如此常宜體玩警省於日用之際心目之間而有得焉則敬為聖學之始終豈不信哉

第十夙興夜寐箴圖



夙興夜寐箴

鷄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間澹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皦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静一乃啓方冊對越聖賢夫子在坐顔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于為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静循環惟心是監静存動察勿貳勿參讀書之餘間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

人倦昏氣易乗齋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
齊手歛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
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右箴南塘陳茂卿柏所作以自警者金華
王魯齋嘗主教台州上蔡書院專以是箴為
教使學者人人誦習服行臣今謹倣魯齋敬
齋箴圖作此圖以與彼圖相對蓋敬齋箴有
許多用工地頭故隨其地頭而排列為圖此
箴有許多用工時分故隨其時分而排列為
圖夫道之流行於日用之間無所適而不在
故無一席無理之地何地而可輟工夫無頃
刻之或停故無一息無理之時何時而不用
工夫故子思子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乎其所不聞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
子慎其獨也此一静一動隨處隨時存養省
察交致其功之法也果能如是則不遺地頭
而無毫釐之差不失時分而無須臾之閒二
者並進作聖之要其在斯乎

○以上五圖原於心性而要在勉日用崇

遞一本作遆

敬畏

辭免大提學劄子 戊辰八月二十日

臣身抱痼疾老殘昏廢百無一堪每遇 朝廷任使輒永(恐未)承當斳求避免以此之故前後罪戾不可勝數惶恐無地亦不容已況茲文翰之任其責尤重在 先王朝嘗被誤授控辭再三郎許遞免茲蓋伏蒙 先王深察小臣實病非詐不可强使戀辭情矜不忍迫就故也自是而後臣病癒篤日以益甚心氣作患積熱在中一有勤勞撓動之事則心火炎上遍體熏熱悗惚

噤一本作禁

怔忪眩瞀昏窒状如迷罔之人或至於甚則上氣虛喘俄頃奄奄多方自救得汗稍息痰證素重百病所因其在冬節閉门藏縮畏風怯寒不敢冒觸或不得已而出則雖厚襲衣裘猶時不免寒氣徹骨噤痒頭掉因發傷寒痰盛暴嗽項背臍脇四肢百骸無不牽痛沈綿輾轉不日不月往在甲寅戊午兩年之冬在都下得病如此跨朔四五瀕死復蘇不得從仕徒費 國廩盜竊無異臣懲此以自悼反覆思量身在于 朝未有免罪之策故多年屏退苟延性命累被

嚴召亦難急趨種種狼狽皆由身病而致則臣
之乞辭文任之罪非自今日而然亦非矯飾而
爲事甚瀾而情甚苦出於萬萬切近也且今臣
犬馬之齒已近七十而病後如許設使臣曾受
此任至今日亦當披訴膓臆以期蒙　恩而釋
負矣豈宜反以昔日已辭之重負而加今日顛
仆之殘軀乎行於平日猶不可而况　先王實
録撰述丕業傳信萬世事任至重功緒甚鉅而
臣忝是局臣豈可以本局爲臣養病之坊經冬
涉春弗躬弗事而食其食利其需乎臣聞無功

而食於上謂之不恭不事而居其官謂之尸位
尸位不恭人臣之大罪臣之妄意雖臣之不知
辭避　聖朝自當簡去斥退而　命本員仍本
職以付大典策之作不當以一時爵秩高下微
細之故而輕易兩易必使臣自納於尸位不恭
之罪而後從而去之也臣伏見本員臣淳以方
年盛業重選清望受任未久應接　詔使摛文
華國畧無闕事不知何名遽遞於彼而加之於
臣非臣所敢安受雖使臣不恤老病不顧前後
妄出而攙取屈指始史之期當寒之日才旬朔

耳而臣之不堪則今已決知其必然矣至於是
又不得不收於臣而還之於彼在彼亦近煩數
是 聖朝無故而有擧措之失由於小臣無状
之故也詩曰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此言小人
無恥但知肆貪欲以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
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不顧其後將有不
勝任之患也臣請辭崇品今過半歳而不得請
辭文任已至三狀而不許以如是老憊而將
陷於不勝任之罪是何以異於老馬而為駒詩
人之所刺哉當臣初授此任時史局未設猶有
不稱之譏及既設史局則物論皆以臣為不勝
其任臣何敢冒受乎故為今之計莫如只除其
兩易而遞臣提學則臣淳亦無所辭避而事皆
得宜矣伏乞 聖慈試以是再 下洛審則臣
之危懇庶可以 鑑察其非誣矣臣不勝激切
祈祝之至取進止

乞解職歸田劄子 九月二十日

臣頃於 榻前自陳危懇乞 賜骸骨歸田里
意迫辭拙誠未格 天伏承 睿旨嚴諭不聽
惶遽而退其明日因實録廳總裁官洪暹 啓

請令臣仍仕實録廳有 旨須先諭臣知會然
後奉承 傳後蒙 聖慈軫臣寒疾優許問仕
庶幾得保彫残之命 異恩罔極感仄無地第
念臣螻蟻微悃不敢以畏煩瀆而不盡達焉臣
前日所陳禮義廉恥之説罪在臣身事關治體
昔管仲伯者之佐猶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
誼漢儒之徒尚以風波船覆撫世寒心況今
聖明之朝豈可使如臣者負罪四維而不加 裁
處乎夫禮義廉恥為國大防而其責尤在於士
大夫辭受進退之間臣當三品二品而辭去至

一品而來受是不足則辭滿足則受也當嘉善
而仕三日資憲而仕二朔輒退去至於崇品知
進而不知退是不足則退滿足則進也臣之於
辭受進退棄禮義捐廉恥不亦甚乎雖然不當
受而誤受知辭而亟去不當進而誤進知非而
速退則猶可以少贖前罪之萬一此臣所以冒
犯天威乞辭退歸迫切之至情也且臣曾無一
分勞效徒以虚名欺世病伏私家盗竊王爵躐
階超班以至於此又今來每事規避所不能免
者惟有 經筵一事而冬月將近病廢曠職之

罪無路自脱日夜憂惕而况實録之務前辭文
任時已辭蒙免而後此委加合此二事皆為莫
重之責而冬春三四朔間專廢仕進尸位素餐
無疑矣臣雖欲貪慕久處其如管仲賈誼所憂
何哉故古昔盛時君臣胥重此義當辭許辭當
退許退未嘗敢有曲相拘徇而壞其大防也數
日霜寒臣患日増不及此時後雖許退臣不得
冒寒而歸自紙[詆]於尸曠之誅臣來由 恩召今
若至於顛沛則其為 聖朝羞衊豈不重大臣
無任兢懼惘瘝之至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
許辭臣職放歸田里一以示 聖朝謹守大防
之義一以遂微臣無渝素心之願不勝幸甚敢
追止

乞退劄子 己巳二月二十五日

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上言伏以自古
人臣辭受進退各有其義什百不齊其間有安
分守志不欲苟進者有老病難仕竊祿為恥者
不可以一槩論也頃者大司憲白仁傑所 啓
以草野之士 召而不至為 主上不聽諫之
故此仁傑因事激論欲以感動 天意其願忠

納誨之誠至矣固　聖上所當警省思改處然
若一向如此説則恐或非其人之本心而不無
有妨於　聖上樂善求士之美意也仁傑所稱
似指曹植李恒而言也以臣觀之曹植高抗之
士本不欲屈首風塵中李恒從事學問之人非
偏以不仕為高二人心跡亦不同也是以在
先王朝雖皆嘗應　命而至植則纔入對即遁
去還山恒受　命出守數年而後歸其不同如
此然皆年老多病前既勉強一出而歸矣豈復
有再作扶曳之行匍匐往來之理乎故雖被

聖上側佇之召彼於惶感之餘自度難堪蹶踖
而不敢來耳有何云云之意乎而其有操守廉
介之節為可尚也故古之帝王於此等之人來
則喜而延之不來亦嘉而奬之未嘗疑其有不
滿於我而生猜阻於其間茲又大平之世盛德
之事也若如小臣者雖果有乞退之志其實有
大不同於彼二人仁傑不及細思而並白之臣
於是日亦忝入侍不任驚怖惶惑之至罪當萬
死莫敢開口而退然微臣私悃不可不少自陳
於　天日之下臣自少隨世混俗爭名逐利從

仕十有餘年臣病太甚不得已而退歸及其
召旨之降又不得已而復進在中宗朝如是
者一明宗朝如是者四逮于　當代如是者
亦一而今又將乞退而歸其前之六退也皆緣
愚病老病之故豈獨於今之一退以　主上聽
諫與否而為之乎萬萬無此理伏願　聖明優
容仁傑之言但取其願忠納誨之至意而從之
莫或有疑於其他則草野之士豈不幸甚老病
近死之臣亦得免罪而終遂區區之願矣臣不
勝祈懇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四　二月二十八
日

日昨伏承　傳敎不勝惶懼無地容措臣聞無
功而食於上謂之不恭失職而不能去謂之無
義不恭與無義何以為王臣守臣山野微蹤樗
櫟散材盜名欺世傳取高爵揆之禮義本當不
來辭避不終靦顏入　朝無恥之責已難逃矣
既來之後灼見其負乘尸位不可冒處尤當旋
乞骸骨納祿而歸則不恭之罪猶可免也顧乃
貪戀榮利依違苟且秋而不歸跨冬涉春其間

罪犯積累如山　聖恩既務於包荒物論又付
之相忘臣若欲保而不言四維由臣而掃地矣
臣職在經帷學淺辞訥誠未格天進對之際
無一句可以濬發　睿智臣罪一也寒疾作痼
動輒劇發自從至月闕於侍　講殆六七十日
矣臣罪二也　先王實録莫大重事猥忝撰局
曠仕缺職臣罪三也　衡之任曾被　眷命老
昏病耗不能承當臣罪四也銓曹長官又叨
隆寄揣分量才自求退縮臣罪五也吉凶　孝
享百僚奉承畢精殫義臣獨何人稀與駿奔臣
罪六也事不辞難臣子職分每事窺避難諉老
病臣罪七也識慮疎短不通世務一有籌畫乖
舛難行臣罪八也臣身在外固知臣若入　朝
必有此罪戾所以力辞　召命而終未蒙　許
去秋乞退亦知臣若經冬必有此愆違所以力
請致仕而又不見　省夫　不許不省　聖朝
豈不以臣猶可任使也今臣受任而罪戾愆違
一至於此此而不去八罪又加成九而其罪益
大臣伏念日月下臨容光必照天地普恩無物
失所古之致仕者不必皆在於七十况臣百病

之身前去七十僅有十朔乎伏乞 察臣得罪
之由閑臣徇義之路渙發 德音令臣依禮致
仕而歸積愆可洒於微躬四維無壞於 清朝
斯為兩全豈不幸甚臣無任區區激切祝望之
至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二 二月二十九
日
前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再拜 上言臣於昨
日伏蒙丹忱仰籲蒼穹自陳九罪乞解職歸鄉
未蒙 允諭惶悒而退渴俟來日更披危懇庶

遂螻蟻之願不意伏覩是日除目以臣為議政
府右贊成臣不覺其驚倒眩惑繼之以隕越慙
汗臣雖不敢不以大 恩為淪肌浹骨之感亦
不敢遽以私義為弁髦土梗之棄一夕九遷目
不交睫既已難於拜受又不可以徑退乃復匍
伏 闕外用申乞辭之情臣伏以古先哲王非
不切於愛惜人士其人進退亦有關於國家輕
重然當其不得已之去則必勉而從之者豈不
以君臣義合苟急於當去而堅執不聽則是上
之於下有相處以牛維為馬縶之失下之於上有

自納於蠅營狗苟之罪上下之交本至嚴至敬
之地不可若是其相欺相瀆也是以雖惜其去
而不得以不許況不足惜者乎雖感其恩而不
得以不辭況曾所辭者乎今茲所除之職臣於
去年正月已被　誤恩臣時在家自度其愚陋
病廢之身器非廊廟材之經綸貳公重職非可
以冒處抵死辭避至于六閱月　特命替授閒
職然後敢來若使臣到今日而可受此職則去
年之所以若請力辭者皆歸於矯情飾詐非實
心必為人如此豈合於　聖朝之用如其不然

而實出於情悃則今日又豈可妄受去年之所
辭乎況臣自去年入　朝以來闕職避事積罪
多多如昨劄所陳故見任之職極不敢當方且
瀝血控陳覬得　恩許之不暇正當此時忽見
隆重之　除乃頓忘前辭而受新　命苟粗知
事君之義者豈敢為此乎此臣所以感　恩雖
深而不敢拜受乞退雖煩而不獲遂寢進退須
審於措躬辭受必爭於　昭鑑伏望　聖慈廓
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矜諒哀迫之情亟收新
除之　命許臣前請終得放歸臣無任激切戰

競之至取 進止

乞致仕歸田劄子三 三月二日

前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昧死再拜 上言伏以臣頃入兩劄方乞辭退忽奉 除命以臣爲議政府右贊成臣不勝其驚懼失措以爲因辭獲進決無可受之理乃敢干冒 雷霆具劄陳情猥蒙 垂照即許 命遞天地生成無物不遂伏讀 降旨感激涕零然而微忱危懇猶有未盡徹聞者 聖主之誤眷未替愚臣之私悶依舊玆用不避煩瀆更切陳懇伏念臣今者乞退正緣多罪之身不可以久誤 主眷而速蒙 聖教尚有倚重欲留之語臣所悶鬱於是爲極矣夫士之所耻莫甚於騁虛名而取實利國之所患莫大於眩虛譽而誤用人臣以駑鈍之材斗筲之器處身失當馴致於聲聞過情以犯亞聖之至戒臣罪已深乃反因此而欺 君父媒爵祿享大利而不知耻則臣之失其本心不亦甚乎且臣雖頑固無狀豈不知遭逢 四聖前後 寵恩與天無極哉其所以欲退之志如水必東者無他所得者虛名所享者大利 君

父不可以欺罔病身不能以勉強細思處身之
宜不可一日安於　朝列此臣所以自斷一生
以退為義者也向使　國家不知臣之虛實而
誤用之臣猶當自首己罪而避之今則不然由
臣之前後自陳而可知其為虛名由臣之幾年
從仕碌碌無補而可知其為無實矣夫既知其
虛名無實則不待其辭而斥去之可也柰何指
虛而強以為實因辭而勸之使留乎臣聞古之
為人臣者有乞骸之退有致仕之去愚不勝任
則許退病不勝任則許退老不勝任則許退夫

如是故下不得罪於上君亦畢恩於臣矣惟我
聖朝獨於此事久不舉行雖以如臣之愚加
以積病而困於虛名迫於　君命自癸卯至于
丁卯二十五年之間凡六進而六退顛倒狼狽
無所不有若可以已矣何圖一二年來欺　天益
甚除命益峻促　召愈嚴以及去年之秋則
又不免一番顛倒狼狽而來臣自念前無勞績
後無期效以自古所無之事而一朝加之於至
愚無用之身仰慙俯愧無顏以立於世然懇辭
不　許請歸不　省側身冒處已經年歲矣今

也臣之愚狀靡所隱藏臣有罪戾又皆畢見臣
之負 聖朝舉世皆知矣不及此時而得遂
賜骸之請則因循時月之際不知後誤 聖朝
之幾事更作微身之幾罪耶無益於 聖治有
妨於賢路憂勞焦灼心病日劇不當進而冒進
已至於七次所當退而必退何溺於最後守伏
願 聖慈矜軫愚誠 曲施洪造貳公之重既
幸 恩遞兼帶 經筵春秋併望 許遞令臣
依願致仕而歸庶幾愚臣免死素餐之譏得遂
本志之守臣無任拳拳切祝之至取 進止

經筵講義

乾卦上九講義

上九		亢龍有悔
九五	君位	飛龍在天 利見大人
九四	以上為上卦	或躍在淵 无咎
九三	以下為下卦	君子終日乾乾 夕惕若厲无咎
九二	臣位	見龍在田 利見大人
初九		潛龍勿用

文言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
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又
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
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
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臣謂人君勢位高亢苟不知進極必退存必
有亡得必有喪之理至於亢滿則志氣驕溢
慢賢自聖獨智馭世不肯與臣下同心同德
誠意交孚以共成治理膏澤不下於民比如
陽氣亢極而不下交則陰氣無縁自上而交
陽豈能興雲致雨而澤被為物乎此所謂亢
龍有悔窮之災也是以古之賢君深知此理
常以貶抑降屈謙恭自虚為道其自稱曰寡
人曰涼德曰予小子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自
處如此惟恐或至於驕溢自滿而有危亡之
患所謂能知盈不可久而防於未亢之前則
有悔者无悔矣故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
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易曰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伏願　聖明常持此戒不
至於亢滿之悔　宗社幸甚

西銘考證講義

題

註訂頑砭愚

訂平議也平去聲平其不平曰平故凡擬議
商量處置得宜謂之平議亦有證正訛舛之
義頑者不仁之名不仁之人私欲蔽錮不知

通物我推惻隱心頑如石故謂之頑蓋横渠
此銘反覆推明吾與天地萬物其理本一之
故状出仁體因以破有我之私廓無我之公
使其頑然如石之心融化洞徹物我無間一
毫私意無所容於其間可以見天地為一家
中國為一人痒痾疾痛真切吾身而仁道得
矣故名之曰訂頑謂訂其頑而為人也人之
愚病莫甚於長傲遂非横渠之銘極言其失
於毫釐之間而痛攻之正如針治其病而去
之故曰砭愚砭非廉切一云上聲以石刺病

也然二言皆頗廣隱奥將致學者辯詰紛然之
弊故程子以為啓爭端而改之為東銘西銘
云

予茲竊焉

予字及銘中九吾字固擬人人稱自己之辭
然凡讀是書者於此十字勿徒認作横渠之
自我亦勿讓與別人之謂我皆當自任以為
已事看方得夫西銘本以状仁之體而必主
自己為言者何也昔夫子答子貢博施濟衆
之問而曰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

人意與此同蓋子貢不知就吾身親切處求仁而求之太濶遠無瀾涉故夫子言此使其反之於身而認得仁體最切實處今横渠亦以為仁者雖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然必先要從自己為原本為主宰仍須見得物我一理相瀾親切意味與夫滿腔子惻隱之心貫撤流行無有壅閼無不周徧處方是仁之實體若不知此理而泛以天地萬物一體為仁則所謂仁體者莽莽蕩蕩與吾身心有何干預哉如墨氏愛無差等釋氏認物為己之病皆不知此義故也且予吾即我也與子貢所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之我字吾字同皆公也而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之我字私也夫子所謂己欲立而立人之己字公也而顏子克己復禮之己字私也數字之稱本合為一字一字之间一公一私而天理人欲得失之分不啻如霄壤之判差毫釐而謬千里尤不可以不審也藐音眇則然小貌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天地之氣在吾爲體故曰吾其體天地之理在吾爲性故曰吾其性○朱子謂此篇皆古人説話集來故今讀此毎一段説話須先尋所從來見得古人元初立説本意如何轉就這裏認出横渠下語用字之法如此其巧妙無窮處方始彼此互發得其歸趣故下文凡引用古説處並以本事本語明之此一節塞字帥字從孟子來則説見註中茲不復贅云

同胞

胞生兒裏也詩小弁註獨不處母之胞胎乎故謂兄弟爲同胞

大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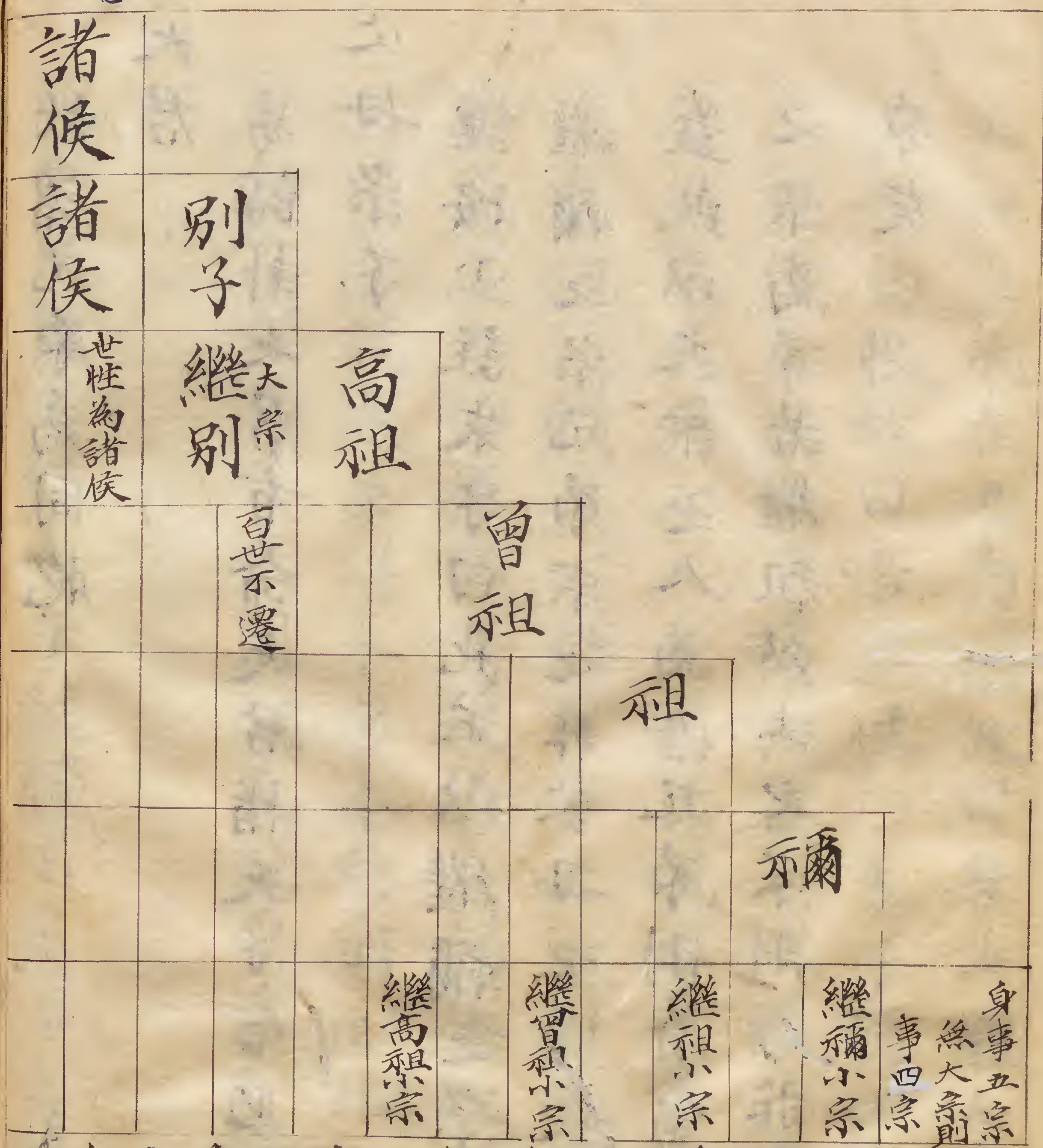
易師卦大君有命大君指天子言也

父母宗子

謹按小註朱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爲喩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蓋既以天下之人爲吾兄弟則自當以繼禰之宗爲言若繼祖以上之宗則皆非吾親兄弟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世一本作世



謹按身事五宗者卽繼禰小宗之親弟也自此人而指五宗繼禰為親兄繼祖為從兄繼曾祖為再從兄繼高祖為三從兄於大宗于為四從兄弟親雖已盡而猶服緦者尊大宗故也是此人以一身而事五宗

長其長幼其幼

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取長其長一語又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摘幼吾幼三字而變吾作其其卽吾也

聖其合德

易乾卦文言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鰥寡無告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此取其語而添減其文

顛連
猶言顛沛也
于時保之子之翼
周頌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天既右享我矣則我其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所以降監之意乎又大雅言武王遷鎬之事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翼敬也翼子能敬之子指成王也燕安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此擬其二字以為子之能敬親者也

樂且不憂純乎孝
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此孔子贊聖人之德如此此引之言聖人之樂天以對上文賢者之畏天也左傳以穎考叔為純孝此借用其語
自于時保之以下至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皆上句言事天之道下句以事親事明之朱子所謂每一句皆有兩義者然也
違曰悖德
違違天也即論語違仁之違違仁即違天也

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
害仁曰賊
論語曰君子無求生以害仁孟子曰孔子作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濟惡者不才
左傳渾敦窮奇檮杌三族皆不才子世濟其
凶增其惡名註世世成其凶德增益其身之
惡名也
其踐形惟肖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註中朱子說卽孟子本註也書說命篇說築
傅巖之野惟肖言高宗夢見賢弼繪象以求
于天下得說於傅野與所夢之賢相似然
此特明惟肖二字所從來處耳若肖字本義
則韻會云骨肉相似也人言不似其先曰不
肖如孟子言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是
也又前漢刑法志人肖天地之貌註頭圓象
天足方象地庸妄之人謂之不肖言其狀貌
無所象似也今按橫渠於此一字本以肖其
先之義轉作肖天地之義而其文則用傅說

知惟肖之語其巧妙無窮而有餘味乃如此
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易繫辭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中庸曰夫孝
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今按中庸
人之二字指親而言此改作其字雖亦指親
之語而意實指天其旨深且妙矣述循也如
曰父作之子述之是也又修也纘也故凡終
人之事纂人之言皆曰述〇小註朱子說最
宜潛玩

不愧屋漏為無忝

衛武公作抑詩使瞽矇朝夕諷誦以自警其
詩有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相視也爾
自瞽矇而指武公言也屋漏室西北隅日光
所先漏入處也古人室之戶在東南隅為人
所出入則西北隅為室之深隱處言視爾在
室中之時猶當戒懼謹畏使無愧於屋漏深
隱處也此事天事也周大夫遭亂兄弟相戒
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忝辱也所生
謂父母也言無作不善以忝辱父母此引喻
云是為天無忝之子矣

存心養性為匪懈

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朱子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出者也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詩烝民篇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詩人本謂仲山甫能盡忠事君孝經引之以言卿大夫盡忠事者乃所以為孝故横渠以是為孝子事親之事因以喻不懈於事天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

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絶旨酒崇國名伯爵也禹父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其子謂禹也孟子以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為五不孝之一故横渠引此而反其語云禹之惡旨酒乃遏人欲而存天理如人子不好飲酒而能顧父母之養也

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穎考叔春秋鄭莊公臣也為封疆之官故謂之封人莊公以弟共叔段叛寘母子城穎誓曰不及黄泉無相見既而悔之考叔聞之見公公賜之食舎肉羮曰請以遺母公曰爾有母我獨無考叔問何謂也公告之故對曰掘地及泉隧而相見誰曰不然公從之母子遂如初其樂融融君子曰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匱孝心不窮也類嗜類也横渠引此而言君子推吾天性之善以教天下之英才使之皆善如考叔推己孝以及莊公使亦為孝子也

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

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蓋舜父瞽瞍常欲殺舜使之完廩浚井舜不以勞苦弛其孝敬之心極盡誠篤故瞽瞍感悟亦至於悅豫言君子事天如此則格天之功如

舜悅親之功也

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語出莊子晉獻公用驪姬之譖欲殺其太子申生或勸之自明不可奔他國亦不聽遂自殺論曰恭今云待烹猶言鼎鑊且不避也言君子之處患難能守死不貳如此則其敬天之心如申生之恭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樂正子春所稱夫子之語見禮記亦見小學孝經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曾子終身服此教故其有疾臨終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此曾子體受歸全之事也參乎二字因論語參乎吾道一以貫之之語言人之於天能體所受而歸全者是即為天之曾參也

伯奇也

事見註中言人之於天東西南北惟令之從

者是即為天之伯奇也

玉汝

王欲玉汝是用大諫此周厲王時大夫同列相戒之辭汝指同列也玉寶愛之意言正欲以汝為玉而實愛之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於汝蓋託王意以相戒也今引此以言天實寶愛汝而欲成就之汝託天以指我也

註使吾之為善也輕輕猶易也孟子民之從之也輕

歿吾寧也註吾得正而斃焉

禮記檀弓篇曾子寢疾曾元坐於足童子執燭而隅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瞿然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朝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朱子曰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

要處

後論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

以上一截言自乾稱父以下至顛連而無告者是也

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

以下一截言自于時保之以下至歿吾寧也是也○禮記哀公問篇孔子對公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西銘下一截之旨其本於此與

稱物平施

易謙卦大象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楊龜山上伊川第一書疑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流弊遂至於兼愛伊川答書深言其理一分殊仁義兼盡非墨氏之比以曉之龜山相悟前非於第二書引此語以明西銘推理存義之意意雖不失語有未瑩故朱子特舉其說而解說之如此以發明龜山未盡之意則伊川指示龜山之微旨始無餘蘊矣

熹既為此解下

程子答龜山書及朱子延平問答諸說發明

西銘之旨仁義之理至為精密文多恐煩未
敢悉以進講幸於　清燕之暇　睿鑑垂照
沈潛玩索當有弘益

總論臨川吳氏說

此說結語有反覆相因由淺至深之義蓋其
末然字以下為結語就知化至匪懈兩章以
知化窮神不愧屋漏存心養性四者為上一
對以善述事善繼志無忝匪懈四者為下一
對自知化者止能不愧屋漏言上四者反覆
相因自善述事者正能無忝言下四者反覆
相因也自存心養性然後止有以知化言上
四者由淺至深自匪懈然後止善述事也言
下四者由淺至深之須看得子細方知其味

啓議

擬上文昭殿議拜圖

後寢五間

第一室	第二室	第三室	第四室	第五室	增新第室
太祖	世祖	睿宗	成宗	中宗	

明宗入此
仁宗入此 中宗遷上
中宗入此 成宗遷上
成宗入此 睿宗遷上
睿宗入此 世祖祧出

前殿三間

北
太祖
東 明宗 仁宗昭 成宗昭
西 睿宗穆 中宗穆
南

世祖祧出兩宗同祔則合享位次如此明宗位無可設處

朱子周大祫圖

不窋至宣王爲昭皆南向
太祖后稷東向
鞠至幽王爲穆皆北向

祧廟之主羣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謂之大祫

周時祫圖

四時羣廟之主合食於太廟謂之時祫

武王時 后稷東向 王季 公叔南向 文王 大王北向

成王時 后稷東向 武王 王季南向 文王 大王北向

康王時 后稷東向 武王 王季南向 成王 文王北向

昭王時 后稷東向 康王 武王南向 成王 文王北向

穆王時 后稷東向 康王 武王南向 昭王 成王 文王北向

共王時 后稷東向 穆王 康王 武王南向 昭王 成王 文王北向

懿王時 后稷東向 穆王 康王 武王南向 共王 昭王 成王 文王北向

孝王時 后稷東向 懿王 穆王 康王 武王南向 共王 昭王 成王 文王北向

朱子曰敬居本廟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于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　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

朱子擬定宋祫享位次圖

東

高宗　徽宗　神宗　仁宗　太宗　宣祖　順祖

僖祖

孝宗　欽宗　哲宗　英宗　真宗　太祖　翼祖

此圖兄弟各為一世與今所謂同昭穆共一位不同今所以引此者欲以明祫享位次皆太祖東向南北分昭穆耳

今擬定文昭殿圖

北

東

明宗　仁宗　成宗

太祖東向

中宗　睿宗

戶　牖　牖

南

前月二十日廷臣議啓　文昭殿當　明宗祔入時仁宗自　延恩殿亦當一時移祔則此前加一位恐其室數當增殿制當廣請先奉

審寢殿形制然後商議稟定事奉 聖旨恭依
大臣禮官必皆參酌得宜以啓矣微臣一得
之愚亦願妄效區區竊以 文昭殿即漢之原
廟 世宗大王所以設立之意今且未論論其
為制則後寢五間以奉 高曾祖考四親與
太祖五位之神前殿三間每四時大祭之類奉
出 五神 主合享于此 太祖居北南向昭二
位在東西向穆二位在西東向此當初所定之
制也而其間有兄弟繼立則同昭穆共一位之
法見於五禮儀 宗廟圖說然不可以同一室

拜一坐故當依賀循七室加一之議與宋史同
位異坐之文如 仁宗與 明宗同昭穆也
仁宗祔時 世祖於 明宗亦為高祖不祧故
室與位數自至於加一為六矣如是則當於本
寢本殿內議處變禮之宜可爾安得曲生異議
別入他廟乎謹按 成宗臨祔朝議以為 宗
廟七間不足於室數欲增一室而竟不果遽還
文宗於西夾室而祔 成宗於第七室此乃
當時議臣與禮官之罪羣情所痛及 中宗祔
廟禮官尹漑等知此為失禮請增立四室奉還

文宗而中宗入第九室蓋既不能建正世
數其處禮之變固當如是也奈何徒知處變於
宗廟而不知處變於　原廟遂以仁宗神
主不入　原廟而別處於異殿人神鬱抑二十
有餘歲而況彼時　明宗聖旨有曰仁宗後
日自當祔入見於承政院日記可見明宗遺
意本如此尤不可不感其美也幸今聖上繼
述已命同祔之請可以正禮典之失而慰神人
之望矣然其同祔之際節目之詳必須熟講而
番處之且以後寢室數言之　世祖於今親盡
當祧而虛其室　睿宗進居于此其下以次而
陞　仁宗來祔第五室又有　明宗一位如前
成六而無室可入故今擬就其東偏依　宗廟
增室故事新立一間以奉安　明宗神位正合
古人不以室數限主數之義此即後寢六間圖
所明之說也至於前殿三間專為合享諸位而
設其制南北短而隘東西長而闊從前設位自
北而南恰設五位外更無餘地今加一位實為
難處儻若以此為患欲更制大作以展其地則
拆改殿屋事甚非輕鉅材難得功役不易　祔

廟前恐未及成也臣伏聞古之祫享皆太祖東向
以南北分左右昭穆之列自西而東此萬世所
當法也今茲南向之位隘礙難行如此不知因
時處宜以古祫之制通今祫之礙擧而行之無
不可臣旣為殿圖於前以見南向難行之故
繼以朱子周祫九圖采祫一圖以明祫必東向
之意終復為殿圖以表東向得禮之懿伏願
殿下按圖據禮揆以義理只就　殿內轉北從
西　太祖西壁東向　睿宗中宗在南北向　成
宗仁宗明宗在北南向　世祖今雖祧出仍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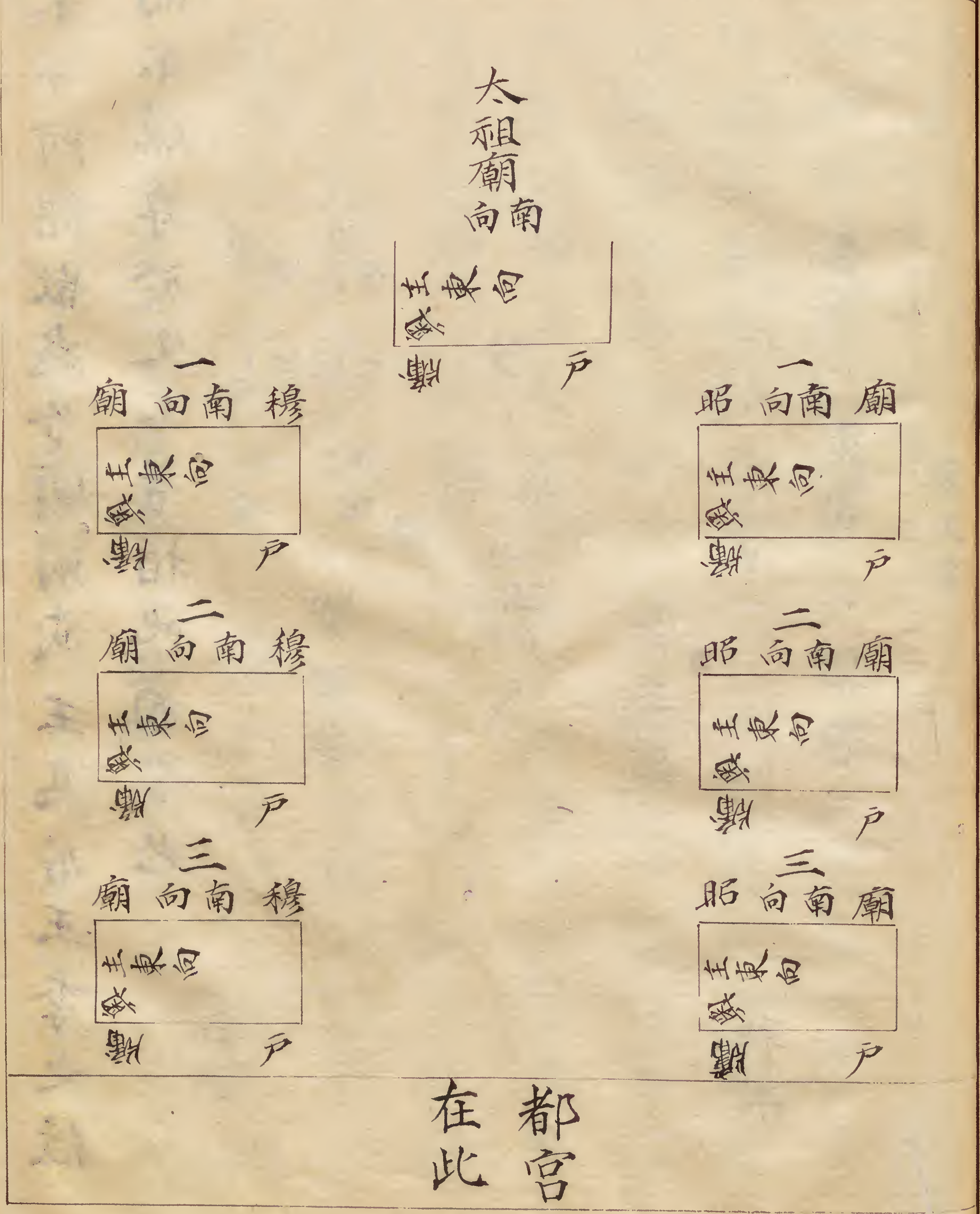
拆一本作折

其位而　成宗依舊與　中宗相對不敢進居
世祖之虛位蓋以　睿宗在北向之位　成
宗不敢南向而對坐此朱子祫圖武王不敢對
文王之說也若高祖在昭位則當進居虛位而
與穆相對矣如是則可免拆改殿屋之撓而又
無地隘難行之患其於奉　先思孝之道允為
便當或疑南向設位累　朝遵行已久今而改之
為難臣竊以為不然　原廟今因同昭穆之　兩
宗自成六位而一位無可設之處假使當時有
此事以　世宗之聖智仁孝必已變通而行之

不應膠執於一説以至今日也以此言之今日在天之靈陟降昭鑒其於改定之舉必許其得禮之正而益篤於降祐矣尚復何疑於其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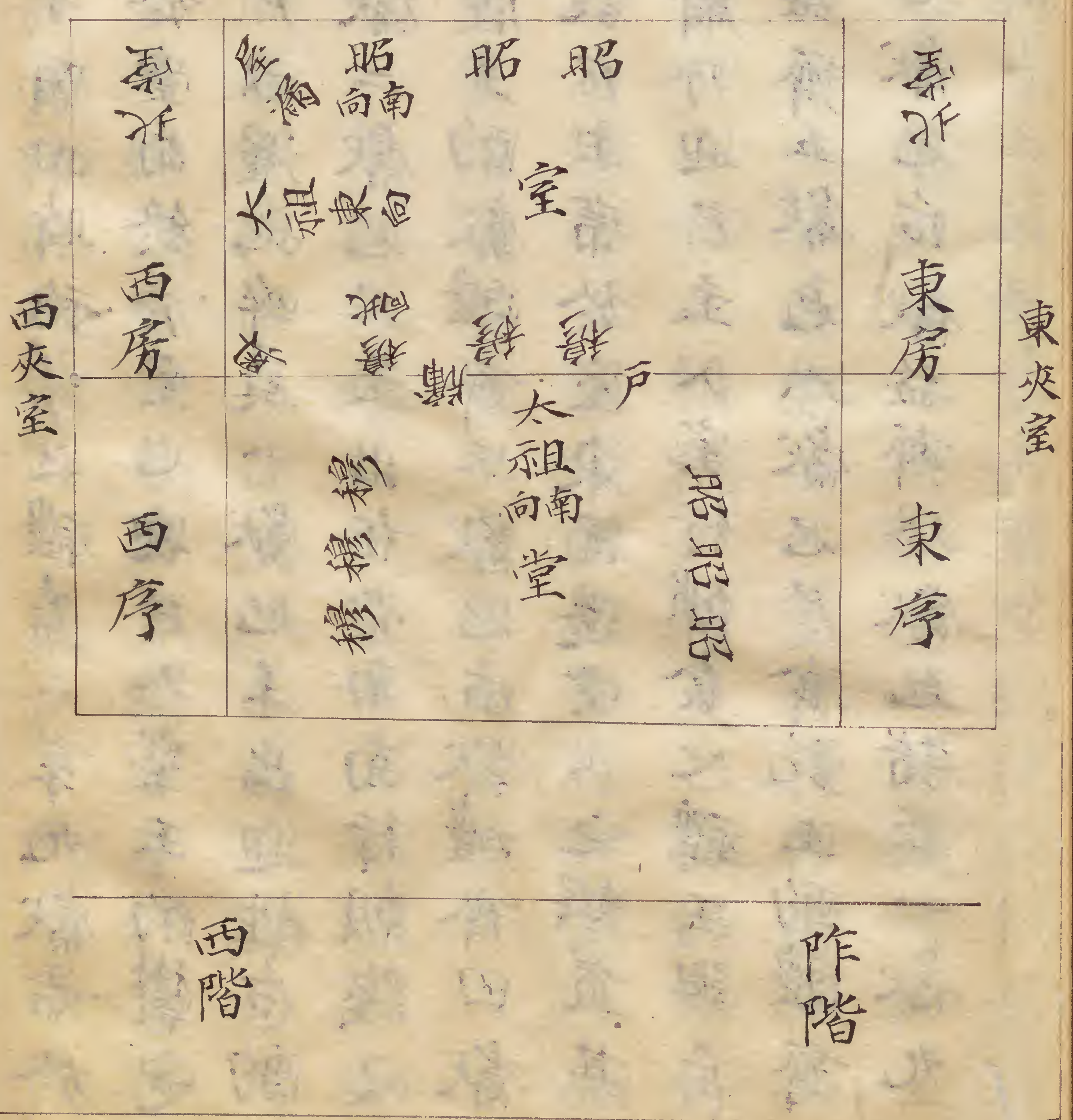
古東向南向二禮各據一事而言如此矣但先王之禮室堂二事實一時兼行而堂事不如室事之尤重今欲處此事須具知古禮本意之所在乃可故又別為一圖以明之

古宗廟後寢各為一廟圖



朱子所謂散處各廟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
而不嫌尊於文王者指此而言也

天子七廟時祫室堂異位圖



右天子廟四時祫享之禮蓋一享九獻始於室中於堂而終於室也迎尸入室王酌鬱鬯獻尸尸以灌地啐奠一獻也王出迎牲后酌鬯亞獻二獻也尸主出在堂南面行朝踐之事薦腥王酌獻醴齊三獻也后獻醴齊曰獻也更設尸主席於室東面遷堂上之饌置其前焫蕭乃迎尸主入室行饋食之禮王與后各獻盎齊五獻也六獻也尸食訖王酌醴齊酳尸七獻也后獻盎齊八獻也諸臣一獻九獻也

臣按先王廟制後室前堂祼禮與饋食行於室中東向之位其獻七也朝踐行於堂中南向之位其獻二也蓋祼禮即降神也饋食如上食也朝踐如朝奠也祼與饋食章也而行於室朝踐輕也而行於堂可見室中東向為本堂中南向為本

宋元豐三年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宗廟九獻王及后各四諸臣一自漢以來為三獻后無入廟之時相循至今若時享則有事於室而無事於堂禘與大祫則有事於堂而無事於

事一作未非

室有饋食而無朝踐度今之宜以備古九獻之意請室中設神位于奥東面堂上設神位于戶外之西卽堂中也南西皇帝立于戶內西向裸鬯是為一獻出戶立于扆前北向行朝踐薦腥之禮是為再獻皇帝立于戶內西向行饋食薦熟之禮是為三獻詔並候廟制成取旨

臣按宋朝臣僚所說如右三代以後已闕室堂兼舉之禮又無朝踐一事則雖或有事於堂亦非復先王堂中南向之禮矣況九獻之中七獻行於室而備禮樂交獻酢一享終始皆在於此朝踐二獻乃其間一節耳所重終不在此故朱子作周宋祫十圖皆室中東向之位其南向一事未嘗及之者舉其本也當初　世宗太王聖智神筭非不鑑此所以設為此位固難仰測然竊伏妄意得無以謂或值灾在穆位則子在昭位難於南向對坐乎此一事先正已嘗論辨而朱子圖說明示後世故臣今作圖亦倣而為之伏乞拜留　睿察勿拘偶

定設位之難改竟失因事復古之典禮不
勝幸甚

擬上追崇 德興君議

前年十二月日 傳教以領議政臣李浚慶所
啓 德興君追崇事考諸禮文廣議以 啓者
臣滉竊謂入承大統義之至重在所必伸崇奉
私親恩有所厭當從而屈蓋天無二日物無二
本家無二尊國不二統是以先王制為禮法使
為人後者為之子服所後父母斬齊三年而於
本生則反以不杖期當之此非偏厚於義而故
薄於恩也身既出而後於人受重之義極隆於
所後則所生之恩雖曰本重至此不得不為之
降殺若不知降殺而與之並隆是二本也二尊
也違天則而亂人紀失尊祖敬宗之道故聖人
處此必審權而裁恩展義而全倫也如此而況
帝王繼序受宗廟社稷之重為億兆臣民之統
其義之厭恩又有大於恒人之為後者安可以
私恩之故而有所干紊於其間哉自漢以來以
旁支繼統若孝宣光武晉元之類雖或粗知此
義而曠失尚多不足為法其他若哀帝安帝桓

帝靈帝率皆昏悖妄作付先統於慢棄納本生
於陵僭大倫大法壞亂久矣至宋英宗以皇兄
濮安懿王之子入後仁宗當其議崇奉濮王典
禮也執政有欲稱皇考者又有欲稱親者其時
正人君子如司馬光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
呂公著等皆據經守正痛闢邪說其大意謂仁
宗皇帝於宗室衆多之中簡推聖明後以大業
濮安懿王於陛下雖有天性之親顧復之恩然
陛下所以繼體承祧光有天下子子孫孫萬世
相傳皆先帝德也臣等竊以為濮王宜準先朝

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稱皇伯而
不名三夫人並封太夫人於禮為順至如漢世
之稱皇考稱帝稱皇立寢廟序昭穆皆見非當
時取譏後世非聖明之所宜法一時真儒程頤
之論曰仁宗皇帝以陛下為嗣承祖宗大統則
仁廟陛下之皇考陛下仁廟之適子濮王陛下
所生之父於屬為伯陛下濮王出繼之子於屬
為姪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
得而變易者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雖當專
意於正統豈得盡絕於私恩哉至誠一心盡父

子之道大義也不志本生盡其恩義至情也先
王制禮既明大義以王統緒後存至情以盡人
心云云因極論稱親之非與封爵之不可加曰
當以濮王之子襲爵奉祀尊稱濮王為濮國大
王如此則夐然殊號絶異等倫天理人心誠為
允合可以萬萬世法於是英宗乃能畏義從善
惟禮是服雖有皇太后手詔許令稱親亦不敢
當只令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主祀事
事猶未訖至神宗朝畢舉而行加封王子濮國
公為王使世祠無替上之既足以尊尊大統下
之又可以不廢私恩朱熹所歎以為天理自然
不由人安排者謂此也其後孝宗以踈屬秀王
之子入繼高宗又謹遵斯烈罔有變隆三代以
下家法之正莫知宋氏而此一鉅典尤為不易
之則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誠後王之所當法也
恭惟　主上殿下以　王室至親承　先王簡
命入膺寶圖　殿下之於　明宗亦猶英宗
之於仁宗孝宗之於高宗也於　德興則猶濮
王也猶秀王也凡所以紹事尊統降報本生自

有宋朝不易之典今當一一按據遵用大綱既得其正則其間小小曲折有古今國俗之異宜者亦當斟酌損益要在適於義盡情理而已今將應行事件具列于後其目有六

一屬稱宜曰太伯父　謹按英宗孝宗皆稱本生為皇伯父然皇字加於祖考則禮記通上下而言故歷代上下通用之如今　宗廟所稱是也若加於旁親則禮所不言而如皇兄皇叔之類皆為皇帝之皇字我　國用之似為未安緣此而只稱伯父則又類於泛稱諸父尤未安故今欲請代以太字

一追號宜為　德興大君夫人為大府夫人

謹按英宗孝宗皆尊本生為某國太王某國夫人今當遵依而去國字王字臣妄意又有一說不敢不白按濮國太王所以為殊號專在太之一字今則只稱大君與常稱大君相混未見其為殊異之號臣謂宜倣唐時為世民特置天策府上將軍之例稱為　德興府上大君則與程頤所謂夐然殊號絕異等倫者合尤為得體

一立後宜以嫡長子世襲　謹按宋朝於濮王秀王子孫中擇其高年行尊者封為嗣濮嗣秀王死則又擇而遞封之令遞封之制勢有不便唯當以嫡長子世襲君封至五世親盡之後亦當量宜授職永奉祠事

一作廟宜在本第　謹按濮秀二王皆就寢園立廟所以然者廟在京師恐於太廟有所嫌也今若為此就　墓所立廟則多有不便惟當於本第立家廟其規模事體本皆懸絕於太廟有何所嫌乎至於　墓所則量置守直入若干名守護俗節隨宜供　祭

一廟主宜為始祖百世不遷　濮秀二王不問嗣王親盡與否世世奉祠今當遵此實古者大宗始祖百世不遷之意也

一祭用田祿勿以官供　濮秀二王之祭史不言某所供具然觀其廟在寢園只祭其主而主祭子孫往來行事此必有司供具明矣然古者既有降其私親不得祭之文又今廟在本第子孫世祀數世之後子孫神主亦不得不以昭穆參入矣然則一廟之內一祭之設豈

迹當作迹

可祖以官供而孫以私具守故當為置王田
贓獲以之供粢盛備役使世謹其傳不得輒
有分割四仲時祭有司供牲豕一頭餘悉家
具上以應不祭私親之義下以避在京並廟
之嫌可以永傳無弊允為便當然其設置事
意一出於 朝家則於 主上不忘本生
之至情亦可以無所憾矣
臣伏見程頤疏末有曰奸邪之人希恩固寵
自為身謀害義傷孝以陷陛下今既公論如
此不無徊徨百計搜求務為巧飾欺罔聖聽
支吾言者正言未省而巧辯已至使陛下之
心無由而悟伏乞裁自宸衷無使奸人與議
其措心用意排拒人言隱迹藏形陰贊陛下
者乃奸人也幸陛下察而辨之勿用其說當
是時也賴英宗仁孝明哲之至其聞忠言正
論渙然不疑斷而從之奸人無所投其隙使
大倫大典皎然如日月行天為後世帝王法
程至明亘罔有他道矣奈之何 嘉靖皇帝
入繼之初以楊廷和等議尊 孝宗為皇考
其於 武宗傳統一義專似濶略已為不厭

義一本作意

人心不意後來奸臣席書張璁等倡邪說以惑聖聽竟致反覆至以　孝宗為皇伯考其本生興獻為皇考凡厥所為莫非違離祖統乖繆本義得罪於萬世之倫典竊觀書璁等措心用意一出於程頤之所論其邪心惡口亂道小談皆不足以為今日瀆論也獨惜乎嘉靖皇帝滅大義崇私恩陷於奸邪之徒為所賣弄以致　孝宗武宗與興獻父子君臣之间顛倒陵僭無一得當而自陷於不孝不義之地然則姦徒之罪可勝誅哉前世之失可不戒哉

退溪先生文集巻之七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八

辭狀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 一 己酉九月

矣段虛勞羸瘁心氣之疾以去八月分痰嗽寒熱證得發受由調理稍似向差乙仍于間間力疾行公爲白如乎次節前證加發暴嗽痰逆腰脇牽痛噫氣呑酸背寒心熱互相發作有時眩暈欲仆事多謬錯昨事今忘朝事夕忘頻夜費魘氣血枯瘁精神萎薾虛汗自流嗜臥沈困右良病根深重指期差復爲難叱分不喻在前始

叱秋冬日寒時良中此證連綿三四朔至門外
不出為白良沙僅得連命為白如乎事去等最
可官務緊急時曠廢職事絃如一日在官不得
至為恐悶為白昆矣職乙良本差次以本曹良
中移文為白只為行下云云

辭豐基郡守上監司狀三十二月○第
二狀 闕
矣段在前始叱元氣虛弱勞傷羸瘁之疾以寒
暑風濕互發他證輾轉深痼月益歲增屢互危
殆艱難調保支持為白如乎節隆寒良中力疾
奔務前證加發心熱往來瞀悶昏憒或發黜冒
或發背寒瘦骨連皮而色萎黃精枯血損氣息
惙惙衆脉洪數眼隔紗霧脚膝麻痺頓無筋力
行步酸辛臨事茫昧前忘後失沈困虛劣夜多
夢魘右良近死重證以又於本月二十一日地
震解位祭獻官以使內如可寒證得發加于差
息無期為白去等在官調理不得叱分不喻曠
官廢事絃如惶悶無池為白昆矣本職乙良本
差次以吏曹良中移文為白只為云云
擅棄豐基郡守推考緘答狀 庚戌正月

矣身無緣擅棄任所爲白乎所不喩本來元氣
虛弱勞傷羸悴之疾以寒暑風濕輒生他病屢
至危殆艱難調保支持爲白如乎次前年八月
分寒熱證得發受由調理僅得連命爲白置又
於九月分心熱背寒暴嗽痰逆證發作多日出
仕不得呈辭狀爲白乎亦中給由此分是遣辭
狀受理不冬乙仍于陰寒良中調理不得間間
力疾行公以致前證日漸加重心氣虛損時時
眩暈欲仆精血焦枯瘦骨連皮面色萎黃頭旋
眼暗衆脉絃數脚膝無力行步蹇澁遇事錯繆

前忘後失沉困虛劣夜多夢魘一日行公或數
日臥痛至極悶望次又於十二月二十一日地
震觧惟祭獻官以使內如可傷寒證加發加于
差息無期在官調理爲難此分不喩曠廢職事
貽弊不貲絃如再次呈辭後病勢益急仍留待
候不得不得已三次呈辭狀即時本家來到爲
白乎事是良尓相考施行教矣矣身痛在心
輾轉深痼自壬寅癸卯年始此凡矣職事乙並
只堪當不得或辭遞或罷職一歲間或至四五
次爲白去等矣身病疾疲癃不能供職之實衆

所共知無緣謀避為白守所情理萬無為白昆
弁以相考分揀施行云云
辭免司憲府執義啓 壬子五月二十六日
小臣性本踈愚不曉事情於當世之務全未諳
鍊雖百執事之任尚不能堪況風憲之職所係
至重如臣無狀決不可冒處且小臣素有虛勞
心氣之疾自癸卯甲辰年以後病勢益深不能
從仕或間官除授或罷職在外去戊申年分臣
以豐基郡守病重歸家受擅離之罪三年在間
調理略無蘇復日以深劇分死溝壑之際頃者
蒙恩除侍從之職至 下召命惶恐罔措艱
難强扶而來僅存形骸見者皆驚經幄近密
之地冒處未安卽欲辭退但以初到難便黽勉
度日不意今者授此重職以本府務煩之地如
臣沈痼重病斷不能一日行公尤為惶恐請速
命遞臣職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 乙卯四月
云三月二十二日右承旨書狀內聞爾病還鄉
家令觀察使題給食物且在京則廣問醫藥可

易治療今授僉知中樞府事斯速調理上來事
有　旨臣承　命殞越無地容措謹當即日就
途以謝　恩命之辱臣虛劣無狀自少多病綿
歷歲月遂成沈痼難治之疾雖濫蒙　累朝之
恩每置清顯之地無補絲毫嘗懷愧負惶悶
之情前屢陳危懇得退田里者至于再三旋被
召還未由辭避自壬子年還　朝後爵扶愈
陞而身病益深尸曠之責比前加重至於今年
春不得已乞解僉知中樞因而退來以遂首丘
之願　天恩罔極私竊感祝不意存恤之　命

又出於既去之後既　賜以食物撫其貧憊復
授之祿秩以便醫藥如臣一蠢何敢冒昧受
此異渥况臣今次來時强扶羸骨逾深越險因
致濕證峻發臍腹脹滿脚膝痿痺運步澁痛病
根尤重雖欲調理上去指期差後為難除本道
送到食物謹已拜　則別有箋陳謝外所有新
授僉知中樞之　命欲乞即　賜鐫罷俾微
臣得免狼狽以畢餘生云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狀二丙辰四月。

此狀雖已草成恐煩瀆未上適有副提

學　召命遂不果上
臣於前年六月分祗受承政院書狀内以臣疾
病歸鄉　曲賜諭敢臣前授僉知中樞之職不
許辭免令且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
旨臣不勝震惕惶恐之至臣欲待差拜　命則
身病日增欲控乞終辭則煩瀆尤難以是二者
惶惑遷延至于歲周然而臣竊惟與其被命
而無緣不報盡亦冒昧而披訴危懇茲用不避
僭越敢復陳乞臣禀性疎鹵少嬰疾病歲月愈
久羸憊益甚僅存如絲之軀命無復可强於筋
力志慮凋喪精神昏錯區區犬馬之誠末由自
效而　累朝誤恩每處要顯之地益懼尸曠之
誅自癸卯以後所以每每辭職祇欲未死之前
少免罪責而已況今身在隴畝而名綴　朝班
其於臣子之分何可一日而安處且臣自前病
重不能從仕衆所顯知今又腹中積塊脹滿往
往腰大如皷眩瞀綿惙危淺之命莫保朝夕臣
雖欲强自扶舁以進　闕下安保不死於進路
雖或不死而進不能供一日職事旋復蹭蹬而
歸糞土賤命不暇顧恤以忝　恩之餘而顚沛

至此豈不為 朝廷之羞貽四方之笑方今邉
圉孔棘智力奔走酬功報勞正待爵祿之重乃
以虚名授之朽棄無用如臣者是以臣之故有
功者有鈌於祿食極知臣罪無路自免尤深惶
恐之至臣前除僉知中樞伏望令該曹鐫罷以
肅 朝政以安臣子區區之義云云

辭免弘文館副提學 召命狀 五
月

臣於前年六月分伏覩承政院書狀内臣 前日
病辭僉知中樞之職 不許辭免仍 賜温諭
令臣安心調理不計久近上來事有 旨顧以
臣深痼積病前年為始脹痞加發證勢尤重既
不得奔走謝 恩又難於再瀆辭免彌年兢仄
日俟罪譴今五月二十三日伏奉承政院書狀
内以臣為弘文館副提學令臣斯速乘馹上來
事有 旨臣聞 命震駭無所容措受 恩稠
疊何以稱塞臣愚陋空疎本乏世用疾病沈纏
殆二十年每曠職事至為慚恐累次辭歸旋被
召還尚復從仕不得年年益甚更無蘇復之
望衆所顯知以故四度第前年下鄉乃出於狼

狽不得已之甚豈有他意今臣腹肚脹滿往往
如包斗水元氣萎薾精神耗損言語應接失前
忘後短視重聽憔悴枯槁況彌心氣忪惙必失
調保或至重發疑恐尋常惴惴以如此重病人
論思近密之地豈合一日冒處一二寧臣不知
臣疾有增無減謂臣退間一年或已差復故誤
達 天聽致有此 命尤為未安雖然在臣之
分 天恩至重濫受譏責有不暇計急期熏
沐將發行間適又暑證所添腹疾遽劇委頓倍
常強扶上道勢必諸疾同時並作治藥不及或
死中路或不死到京供職不得顛仆躓蹬而歸
使羣情嗤鄙則微臣一身不足顧恤誠恐上累
眷召之意為 朝廷羞緣此苟循私義未敢
身行撫躬蹐地惶戰怔營竊伏惟念臣自去年
夏至今一周歲間三被 召旨一未趨赴罪當
萬死謹席稾私室以俟所有新授弘文館副提
學乙良郎許鐫罷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
云
辭免僉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 六
月

臣於去五月二十三日祇受承政院書状内以
臣為弘文館副提學斯速乗馹上來事有 旨
臣以病重奔 命不得乞 賜鐫罷辭縁修狀
上送方深震越伏俟罪譴次又於今六月初八
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内以臣間居村巷不仕于
朝予懷未忘斯速上來從仕以副懇求之意且
令本道監司食物題給其勿謝事有 旨是在
前書狀未下三五日前所下 聖旨節次蒙
恩有 召有 賜至下 天章寵賁夐越非臣
庸薄所堪承當臣不勝戰慄惶惑無地容措臣
山野寒微至愚極陋幸逢 聖代所以誤加
眷念前後薦皆一至於此臣雖頑固無狀豈不
知感激奮發奔走効力以少伸螻蟻犬馬之誠
且竭忠報國臣子至願凡在位皆然況臣 三
朝受 恩與天無涯至 今日愈厚有何心情
不肯仕宦祇緣臣積久病中又疊加病勢 窮
蹙不得已控瀝辭免前上書狀謹具猥陳伏希
聖鑑俯 賜矜裁臣又有危悃昧死瀆陳臣
自癸卯以後累次退歸其初人或非臣今則人
人知臣病重難仕故皆以臣歸為當臣亦見擧

朝諸臣無有如臣病重者毎當竊位尸祿頓廢
夙夜之勤上畏　國法下慙物議臣雖欲貪榮
冒寵久塵班行豈敢安於一日臣所以必願退
歸者無他欲及未死之前少逭罪責而已不知
緣何有此虛偽不近之名至於上徹　宸聰乃
以側席禮賢之舉下及於臣之賤劣伏思臣罪
無路可贖且假令今世實有恬退之人既得其
名允當謹守其實庶或可也若既以恬退受
恩於家又以寵利進用於　朝則壟斷之譏必
歸此人況臣本求名利因病自廢初非廉謹安
有恬退累蒙　奬勵已甚叨竊如復攬此非名
冒趨　恩榮則人將謂臣以病圖利以退媒進
不唯小臣取鄙一時亦恐　朝政貽譏後世臣
雖滅死何以自白非獨此也設或有人見臣冒
進以為人臣雖無寸勞苟有虛名足以欺天誑
人則美官要職可以安臥而得此風一開習俗
轉薄真偽渚難末流難防豈不滋為　聖治之
累當今邊圉多事文武之臣爭奮智力酬勞勸
忠正須爵祿之重臣於僉知中樞經年虛帶彼
有功勞者不得受此祿秩妨賢害政臣罪亦重

雖然以臣懵昧如古君臣之義則講聞熟矣豈
敢忘義而徇私惟是臣病無得差之期故臣身
無可進之日而名在仕版如此 特命之外亦
有例 賜書籍等件時下窮涸益深踧踖無由
訴免進退失據日夜惕息思所以免此而不可
得獨有一事於此敢復僭陳焉古者人臣難仕
則必請致仕不獨大臣為然亦不必年滿乃得
也臣不敢廣引故事有宋陳致善以王府教授
乞致仕時君嘉而許之致善官纔一命而年不
至七十猶得其請當是時士之處身亦無甚難

而其為是者亦豈忘義而然正欲為臣之義有
終而無斁也臣伏願 聖朝憫臣沈痼容臣狂
狷今臣得依致善例許該曹刊去仕籍使得優
游畢命庶幾微臣爰得處身之所用全 聖朝
以禮退人之道虛偽之門可杜覆載之 恩有
終亦或有裨於風化之萬一臣越分創請極知
為濫叢已上誤 聖朝致此踰越臣若自同踈
外抱玆耿耿不以陳 聞黯泅以死是尤自重
其罪敢露祈懇伏候 嚴命右迫切辭緣詮次
以善 啓云云

工曹參判病告乞免狀戊午十二月

臣矣段多年重病以節大司成除授後必于經涉二朔爲白良置其間仕進不過數日因犯風寒心熱上氣證暴發痰壅腹脹日益沈困不得已三次呈辭從願得遞卽時軍職付授 天恩罔極爲白置臣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喩病根深痼元氣耗損羸憊枯槁皮骨相黏面無人色僅續性命少發他證已阽於危急乙仍于至今謝恩不得日夜惕息爲白如乎次不意本月初七日政 特命陞秩嘉善爲工曹參判臣聞命驚惶罔知措躬小臣庸謬朽鈍無物可比病入膏肓每負 國恩涸望情由乙前已瀝血陳訴非止一二區區誠意未能上達至以辭退之懇反爲陞進之梯 恩命荐異物情駭恠叱分不喩曠官竊祿人臣大罪二品亞卿爵位非輕設使臣不顧是非冒昧承受爲白在如中有罪自廢見利忘分本品則稱病辭緘陞秩則抗顔叨竊其爲無恥孰不唾鄙臣寧甘心譴罰不敢玷汚名器況旀今如殿最之時曹堂上三員以參議段置赴京未還判書一員叱分以加于事

體未安為白昆臣矣新授嘉善加乙良參判職
仟以改正本差為白只為云云
工曹參判謝 恩後辭免啓十二
月
臣於本月初七日政伏聞 特命之下非徒病
未出謝所加職秩決非小臣所堪當勢迫情懇
不計萬死陳乞改正區區籲忱未能上達只
許給由如是者再今則不得已强來謝 恩臣
之逋慢罪不容誅煩瀆更 啓至為惶恐臣草
野微蹤稟性愚陋出身以來長在病散無所諳
歷不通世務全之時用又昧於處身之宜賭得
虛名屢轉歟 竊位尸據曾已極矣頃來廷臣
不恤小臣病廢如此徒以虛名或 啓或注以
致上誤 簡記恩命累下微臣無狀進退失據
陷於欺 天之罪臣之窘悶無路得脫且二品
之職預聞 國政豈可不量可否而姑試又何
可明知不堪而妄受乎況今勞於 國事者或
數年而遽陞齊升如此何以厭於公論尋常瘝
官之中一日不仕臺劾隨之又病滿三十日之

法載在　國法今臣不仕已近六十日不但無
罰反加陞秩臣獨何人以罰為賞臣今雖强出
仍抱痼疾上畏　國法次畏公論反覆籌思不
可冒處授職秋請並改正以授賢勞之人

辭免工曹參判　召命狀己未七月。

第一二狀闕

臣於前月初八日祗受承政院書狀內以臣患
病未差再上辭狀令臣加調理上來事有　旨
臣當初受由下來因病乞辭再蒙　恩假出於
例外惶恐感激罔知攸措卽當奔走上去臣犬
馬微賤苦嬰疾病歲久年深種種沈痼血氣肌
肉耗削無餘僅有形骸艱保縷命勞傷虛損之
極以致心疾轉劇神不守宅眩瞀忪悸尋常無
故鬱結憂疑鳥聲人語往往怵惕驚恐强抑倥
偬心至喪心每每悶處惴惴保持筋力竭盡運
步則喘乏頓什神思昏錯遇事則失前忘後脹
滿濕腫胃傷痰壅等病往復迭侵防護不給節
加之暑證腹疾暴發兼以上吐吐出鮮血臍腹
絞痛三焦痞閉撑悶欲死自是脾胃虛弱專不
思食食亦不消日益羸瘁膚色萎黃困殆綿惙

本以重病添此毒謹指期差役為難緣此起發
不前上去不得悶迫無際為白良尓臣矣職乙
良遞罷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 辛酉二月

臣於去正月十五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內以
天使出來令臣乗馹上來事有 旨臣聞 命
震越無地容措臣猥劣無狀身抱勞傷之病心
纏虛損之疾今至三十餘年寒暑勞役動輒大
發輾轉沈痼屢瀕死域遂成廢人上負 國恩
前後非一去戊午年上京時道傷所致病勢極
重在職五六朔內出仕未滿十日曠闕惶窘不
得已受由下來還仕不得再三乞辭 寬典不
罪 命遞工曹猶叙同知中樞今至三年無由
謝 恩又無辭避之路徒積兢悶茲被下 召
庶幾因此上去謝 恩私竊祝幸次適聞同生
有喪急遽而往馬驚墮落氷斯水中衣裝盡濕
因觸風寒右臂戾傷痛撼一身寒熱進退互相
攻注氣血不運手足頑痺諸證並作熨藥治療
俟得少差刻日上途計料非但差役無期重傷
之餘本痰乗勢日久益甚膚汗體慄消削萎薾

如不能終日心疾尤劇晝則瞀悶忪怔夜則寢
驚夢愕往往喘息奄奄窒塞不通良久乃續危
淺之命莫保朝夕委篤至此強扶起發冒犯風
雪顛頓道路斃仆逆旅無及於捄活以此恇怯
前却將發復已臣伏念以如臣垂死形骸華人
所見處忝備使令非所敢擬因而謝 恩亦不
得遂仰懃俯慄罪當萬死臣竊折 聖朝察此
危迫之懇追寢前 命其曾受同知中樞之職
并 賜鐫罷容使微臣苟延時月畢義隴畝為
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狀一乙丑三月

小臣往在乙未春以工曹參判受由下鄉因病
疾加發上去不得呈辭得遞未幾猥蒙 上恩
除授同知中樞府事只緣身病如前莫由趨謝
至辛酉正月間 天使將來外方文臣循例
收召臣名亦在其中時方寒疾劇苦扶舁上道
觸犯風雪為白在如中路斃了寧乞仍于具由
籲陳因并乞辭同知之職已而承奉 下旨內
許且停行 聖恩如天感激無地非臣糜粉所
能上報惟辭職一事未蒙 俞允自是以後荏

萬歲月至于今日犬馬之齒益以頹暮久遠嬰
疾歲歲加重前年秋又發風濕病脚膝痿痺運
步艱蹇往往一身氣血全不通貫冬來變為寒
疾痰氣塞胃五臟百骸更迭受病冷熱相激治
藥難施至今種種病狀不敢具悉仰瀆 天聽
臣每欲陳狀力辭則陳遠煩瀆積深惶恐如欲
奔走上去則病身如縶起發不前稽淹 恩命
至於六七年之久狼狽窘蹙久而愈甚罔知所
為徒然伏俟彈駁之至何意因循迄又漏網臣
竊伏念自古人臣陳力就列則鞠躬盡節老病
曠闕則乞身放退此外更無他道臣獨何人身
廢田里名忝班列揆分責義罪當萬死如此叨
竊終若不解危淺之命一朝溘然負罪抱恨以
死身雖入土不能瞑目為白乎去日夜憂惶無
所容措茲敢冒昧上陳謹席藁私室以俟威
命之下且臣病雖仕人人所知臣職當罷國言
皆同知蒙 下問微臣悶迫之情物論訾嗤之
實可以得徹 睿鑑伏乞 聖慈特賜矜軫臣
矣前受同知中樞之職 許令鐫罷庶幾微臣
得以安分守病畢義歸盡為白只為云云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二 丙亥

正月

臣於今月十四日祇受有 旨書狀以前工曹參判 召臣續奉除 命又授臣同知中樞府事皆出 特恩臣不勝驚惶感激無地措躬臣去年夏始蒙遞閑之 命天恩罔極而身病則有增無減至于冬末寒痰重劇腰脅掣痛轉動不得冷痰塞胷咳嗽痞結羸瘁骨立日益困憊不意乘被 召除既難稽 命又怯觸寒遲徊累日强扶登途適值大雪凝冱虛極一身風寒逼骨勞證峻發遍體痰痛心氣忪怔虛汗自流常有發熱之狀氣息奄奄如不終日强爲扶曳前途日日危劇消削摧殘溘死丁寧小臣猥以微賤厚蒙 國恩愚病相仍無由報效反以此故處身迂滯竊取虛名欺瞞一世至於上誤宸聰恩命狎至又緣此患每不能奔走供職臣罪當萬死誠所甘心第以忝被 異眷之餘顚沛道路棄命草野實爲玷累 恩旨爲 朝廷羞傳笑四方加于憂窘罔措伏乞 聖慈矜悶危懇還收 召命依前遞職仍 賜退歸庶幾

微臣歸死故土獲遂首丘之願焦渴仰禱右辭
縁詮次以善啓
辭免同知中樞府事召命狀三 二
月
本月初十日臣於豐基郡祗受有 旨書狀內
不許臣辭職 停召之請 令臣善調徐徐上
來仍遣內醫官延壽珊診病幷賜以良藥種
種茲實負罕非常之禮出於萬萬不意震怖惶
惑罔知攸措臣因竊伏念自古人君將此等盛
禮得其人而施之合宜誠為美事如臣庸陋最
出羣臣之下曾溷仕路位至二品絲毫莫補跡
短百出舉世皆知萬目難掩不知何故致誤
聖朝乃以無前之事遽施最下之流臣若徒以
貪慕恩榮之故犯分忘慚不顧禮義而進則
一時清議萬世正論謂 聖朝此舉為何禮謂
小臣此行為何義招虞以旌虞不敢往禮愚如
賢愚豈敢往設使在微臣不足掛論所不可不
惜者 朝廷事體故 聖上垂意之勤太過愚
臣冒進之罪益大況小臣老羸之身百疾嬰纏
前後悉陳今次醫官亦已洞診咫尺 天威敢

有欺罔且為人臣子所以事君之効忠勞惟有
此心心苟受病將何以事上將何以從政小臣
百病之中心病尤重靜處稍可少有勞動行役
輙至重發頃因道勞虚損之極方苦此病適添
駭憫之迫日夕憂惕悸恐欲加鎮寧愈更忪怔
若此不已將不得保性情為人類以死尤用鬱
悒臣承命以來强勉扶曳艱到醴泉郡向來
諸證乘勞並作氣竭力盡眩瞀困倒更前不得
籲 天瀝血伏地侍 命臣今危懇不敢望歸
田里願及存喘得蒙骸骨之賜死無餘憾臣
不勝區區切蹙之望右良辭緣詮次以善 啓
云云

辭免工曹判書 召命狀 一三月一
日

臣前月二十五日於醴泉郡祇受有 旨書狀
內如前不許臣退歸 令臣調理徐徐上來
臣聞命頒越益深危憫累辭煩瀆惶恐無地
然而臣病非偶然所發得之四十餘年日深月
痼屢瀕死域艱保至今況今次因勞加發仍在
旅途羈苦之中欲其計日調治救此積年加發

之病豈不甚難以故自正月至今經渉三朔輾
轉往復差息無期悶望尤極長在官舍調病難
便乙仍于同月二十六日不得已安東地山寺
移入苟就僻處席藁度日臣又伏覩狀面以工
曹判書填銜而狀中不舉此事臣又未見啓目
莫測端由惟增震駭然又不可無一辭以露微
悃小臣往在戊午年分因事還　朝為咸均長
官身病已極二三朔間仕日不滿四五方懼誅
罰反有陞秩之　命為本曹參判黽勉兩朔又
僅仕三日寸無餘力可望報效由是惶竊在
朝不得蹭蹬退歸今乃無故遽或陞遷自古以
來安有此事設使果有之必因物論彈駁已有
處分不待微臣喋喋猥陳惟是小臣積病餘端
皮骨相黏面無人色憔悴萎黃見者驚嗟氣息
綿延性命阽危每發一證動輒疑死稽違　君
命罪戾憂恐臣之情悃非但國人無不見知天
地鬼得所共監臨伏乞　聖慈特垂於察　賜
臣骸骨仍依去年四月二十日遞臣同知　指
揮置臣無職之地庶少延保畢義歸盡為白只
為詮次以喜　啓云云

辭免工曹判書召命狀二　三月十四日
本月十三日臣於安東地山寺良中祇受承政
院書狀內毋敢求退安心調理上來事有　旨
小臣愚闇老病從仕不得緣由曾已反覆陳達
今不敢纍瀆　天聽小臣迂闊固滯濫蒙　大
恩罔知所處之宜罪當萬死臣前以從品亞卿
之職猶不堪當退辭累年始蒙　許退　天恩
罔極今乃無故　陞正品為六卿之職臣若不
顧前後冒昧進受辭小受大以退媒進其為巧
詐汚賤難可形言假令小臣微眇不足與論於
禮義不知　聖朝見臣如此見利忘懃喪其所
守何取於臣而必授以高官重秩乎臣伏覩前
古人臣有如此者當時不恤而進用卒至敗壞
天下者有之臣雖至愚誠不忍效其所為況雖
微官末職必計其資歷功勞而後陞職是為例
事小臣前為本曹參判僅仕三日今進為判書
非徒古今絶無之事深恐　國家爵賞之典自
此墮紊誠非細故因竊伏念臣以積病沈痼待
命二朔憂惶加病差息無期節新除職秩擬

以義分資歷一無可受之理如此留連待　命
猶有覬望叨進之意臣罪尤重仍次留待不得
惶恐無地右辭縁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知中樞府事　召命狀七月九
日
臣去四月十七日祗受承政院書狀内因臣懇
辭姑遞臣本職兼文翰之任仍授閒官　令臣
安心調理待病勢差愈上來事有　旨臣以至
愚極陋荐被　誤恩濫擢超踰降　旨重疊道
病顛沛累辭不獲方懼　雷霆之威復忝文翰
之任非但臣心震越愈蹙凡在物情莫不駭怯
旋蒙　聖度包容離明曲照既寛罪罰加　賜
矜軫許令并遞兩任處以優職　隆恩洪造莫
與倫比感激就戰無地容措為白置臣心疾勞
疾得之三四十年後來加以脹痞痰飲等病歲
增月益合成沈痼寒暑風濕觸冒勞動一切無
堪動輒加發發必危革已仍于前矣四次至前
赴　召命或留三四年或四五朔為白良置並
只廢仕尸祿慙負　國恩而退為白如乎今年
段犬馬之齒將近七十積病加老形神氣力無

役支持顛沛求歸憂慄增病委頓困憊枯竭虛
損心忪腹痞往往昏眩欲仆諸病迭乘伏俟溝
壑之塡望絕差愈之期緣此未能奔走上去臣
之無狀至此尤極 異恩殊渥終未仰承臣罪
當萬死無以自贖此分不喻前矣二品從職段
置冒濫空得玷汚名器莫甚爲白去等況今資
憲重加知事准職豈當無故躐躋且因辭免而
得進爵士風益猥輕 王爵而授匪人 國典
愈墮所關極重非臣得私茲敢不避斧鉞之誅
復陳螻蟻之悃臣惶恐昧死歷代人臣或老或
病不論官大小皆許致仕至於 祖宗朝猶然
欲望 聖慈深察愚衷 特令該曹將所陞資
憲加與節次除職並皆收還改正仍以前職秩
依例致仕置之散外庶幾上謹 朝廷與奪之
柄下遂微臣愚分之安悽悽至願不勝懇迫切
祝之至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禮曹判書謝 恩後辭免啓丁卯八月
一日

小臣身病在外前年四月知中樞府事除授只
緣老病委篤控乞辭免雖未蒙 允亦不加罪

天恩罔極今年春以　天使時製述官　下
召強扶上來觸熱加病入城三日未及謝恩
而遽遭大喪攀號痛迫之餘積勞重傷元氣
萎敗日益困憊脾胃證兼發專不思食食亦不
消羸悴骨立心氣虛損怳惚忪怔失前忘後狀
如迷罔之人僅續絲命衆所顯知不意銓曹擬
除本職臣聞命驚惶罔知措躬況本曹典神
人司教化事大交隣職務繁重如臣懵陋不文
加以重病如此決不能堪任請遞臣職以授賢
能之人

再啓　同日

再啓惶恐臣自以得羸悴虛勞之疾今至四
十餘年歳增月益一身血氣消損枯渇頓無筋
力可堪從仕慙負兢惶每乞辭退往往雖蒙
召還如前不能供職又至退歸臣之無狀如此
罪不容誅在　先王朝尚用寛典反以虛名累
加爵秩至前年春陞至工曹判書六卿之列任
大責重決不可以尸素冒處昧死辭免蒙恩
得遞今臣老病甚於去年本曹任重倍於工曹
前日二判之任猶不堪當今於本曹之重豈敢

冒處方今　新政禮文及三都監儀式多端皆
在本曹事務方殷一日不可無長官請亟　命
遞臣職以授賢能之人仍　許臣致仕放歸田
里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状一二日

臣矣段多年痼疾以節因勞加發元氣傷敗日
益萎薾肌肉消瘦僅存皮骨虚損迷罔殆委
篤强亦出仕為在如中勞動倥偬之餘發熱上
氣不日之間摧殘以盡絃如至為悶迫為白良
尒臣矣職乙良本差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

云云

禮曹判書病告乞免状二五日○第三

状闕

臣年垂七十百病纏綿屢瀕死域軀命如絲頓
無筋力可堪奔務雖有犬馬之誠無由展布冒
濫尸素其罪尤重逃祿歸耕庶免邦憲小臣抱
玆哀悃三十餘年更歷三朝凡四次退歸四
蒙召還每還從仕之難倍甚於前不得已又
退歸至于去年臣病愈深　國恩益重惶恐窘
迫萬死乞辭伏蒙　先王曠度含垢矜恕不問

聖恩如天微物得所不意今年復以製述官
下召每辭極難強扶入都甫過三日遽遭罔
極之變蒼黄顛倒病不支吾禮判除合適會
茲時一日不能出仕至於辭避方今 離明繼
照萬物欣覩此正臣子效忠宣力之秋而愚臣
沈痼癃殘百廢無狀乃至此極無功而食於上
古人以為不恭不能而不知止周任譏其焉用
臣將何顏面貪昧 恩榮不能而不止上以羞
辱於 清朝下以汙壞於士風假使臣可能從
仕前在 三朝龍渥如彼何苦不仕而甘心竆餓
今遇 新政眷命如此又何更不願而苦乞休
致伏望 聖慈憐臣垂死之命察臣畢義之願
許臣致仕俾遂歸死田里為白只為云云

辭免同知 經筵召命狀十月二十
九日

臣於本月二十三日祇受同副承旨書狀以臣
當侍 經筵令臣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聞
命震越罔知攸措即當趨造 闕下恪謹供職
況今 臨御伊始 聖學日新疇咨賢傑拔第
彙征臣尤當進思盡忠同寅協贊庶效涓埃萬

緣臣疾病顛躓多積年紀徒以虛名致誤 累
朝受 恩每至於不報居官輒歸於失守懟負
惶窘不得已辭退如是累次罪已難赦今夏入
都遽遭罔極之變崩迫奔遑之餘身病增劇形
顦神澌奄奄欲盡適會蒙 恩除禮曹判書
新政異渥莫大於此乃不能一日供職而遞人
臣之義掃地盡矣既失官守惟當速去又恐遂
死於尸竊之中緣此怔忪 山陵未畢之前荒
忙退歸勢迫理蹙雖不獲已揆以始終之義極
知闞然物論傾與歸臣罪責將不得齒數於人
類臣方席藁私室省愆懲咎以俟誅罰之至不
意今者 聖恩寬厚包荒洒垢反加收召溫
諭丁寧感激惶灰糜粉何酬顧臣罪釁重疊如
前所陳今又前病重發外傷風寒內積心熱虛
損怔忪委篤困憊痰喘交作僅續殘命當此隆
寒遠道奔馳觸冒暴發不朝即夕須斃中野猶
不足惜萬一不死得至都下受 恩不報居官
失守倍甚於前上負 虛守之至意下受清議
之重責為 朝廷羞又必至於空退臣前後所
為無狀如此死有餘罪伏乞 聖慈俯賜矜憫

特許停臣 召命遞臣謹職仍許臣依禮致
仕今臣退安愚賤畢義壠畝為白只為詮次
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 戊辰正月九日

臣老病昏蹇百廢無堪每每負 恩罪釁深重
節禮 召隆旨難以承當已拜一疏乞 賜罷
免仍請致仕去訖今以 天使時接應事有
旨書狀本月初八日祗受即當趁急奔赴第緣
臣長年病身氣血虛怯心熱蘊積小遇風寒即
寒疾發動冷氣徹骨顫掉噤痺心熱上氣一時
交發失治不汗則俄頃間性命難保去年此時
寒疾痰喘得發數朔至苦痛幾死僅蘇今當其
節前證間發因遂大發疑甚深閉固護日夜惴
惴艱保今如春寒方嚴不異冬日中路遇寒須
斃下寧糞土之命猶切哀憫加以前下 聖旨
承當不得辭緣疏中一一上陳惶戰死罪席藁
俟 命為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召命祗受狀二 正月二十九日。第一
狀闕

本月二十九日祗受都承旨書狀内 今臣不

以進退為𤎅上來事有旨臣聞命震恐夫
死不得為白置小臣矣種種無狀萬負國恩
罪當誅滅辭緣段節 召除辭狀內瀝血罄陳
謹席藁伏地日竢 威命之下右辭緣詮次以
善啓云云

召命祇受狀四 四月七日 三狀

闕

小臣幸逢 聖代為臣無狀厚誣 朝聽以致
誤恩洊加 威命屢瀆委頓昏惑久違臣隷
顛倒之節頃上封章刳瀝心肝庶幾獲蒙 哀
省不意蟻忱愈鬱 鴻恩轉隆本月初六日天
文習讀官柳希瑞又齎捧 教書來辱下宣訖
眷顧敦諭增重如山臣祇受以還精魂飛散
無所投死臣重自悼責誠未上格言歸虛飾以
至於此罔 聖欺天罪無逃逭戰灼憂窘靡所
措躬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右贊成乞回納段香狀 五月九日

臣過蒙 宸简累被 嚴召由臣私義百無一
堪罄陳危懇久未蒙 許顛倒奔 命又復稽

廷臣罪當萬死無以自贖只緣臣往前在朝
無時不病長廢職務本合尸素之誅偶脱天網
而退頃來 朝廷方峻治臣僚稱病避事之罪
臣伏念諸臣偶病一事猶不免物論如彼如臣
長病每每避事從前罪犯不可勝數豈敢抗顔
後進以干邦憲乎況今 天使之來正當多事
時强進 殿下夙夜奔走非但病發莫測假如
未死之前告病延喘則是重自納於避事之誅
比之前時罪犯尤甚臣首鼠惶惑心病日劇不
勝悶迫之至臣前蒙 教書内憐臣老病不許

臣勞以職事 異恩至此非臣敢當然苟如
教旨則弘化重職宜先 許免臣茲用伏地祈
祝日俟 恩命之下伏乞 聖慈曲垂矜諒幷
與崇品一資特從所願還收 成命於臣蒙幸
靡粉何酬臣後有私義極不安者去二月初
天使回程後 頒賜諸臣段香等物茲乃 聖
朝祇奉 皇恩嘉與同朝共之一以普大慶之
及一以酬百僚之勞而小臣亦誤忝 賜例臣
永拜贊成之 命稱官 賜物固難祇受又身
伏遠外 天使來還一無勞效欲以何義

敢同諸臣得受 賜物前下段子一匹香二封
謹請回納 天府乞 賜俞允以安微臣區區
分義之守不勝幸甚煩 惶恐久乃陳請死罪
辭緣幷以 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改正崇品併回納 賜物狀 一 五月
十九日
臣伏覩右承旨書狀諭以贊成之職臣所力辭
俯從微悃 特命遞改仍以知 經筵促召事
有旨臣鄙淺無狀誤蒙 聖眷至於此極天
地生成之恩何以圖報臣即當疾速趨赴適因
私故宿病增劇心熱方苦當此炎酷觸冒上途
知以火就火極為悶迫欲望以晨日期俟心熱
稍減扶曳前進庶幾免死炎程得進 闕下以
謝 恩命計料第螻蟻素忱一品濫秩終無冒
受之理冀得一併改正頃緣此事及乞回納
賜物等因復上一狀敢瀆 宸嚴伏禱 聖慈
益弘德意幷 許改正收納以諒洪造臣不勝
區區切祝危幸之至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
云
乞改正崇品狀二 七月四日

煩瀆惶恐臣以乞辭濫陞之故稽延　召命奄
過半歳罪死罔赦頃者幸蒙　聖慈因臣僚
啓請　命遞贊成之職實是還除本品之端
春念至此臣不勝感激卽具狀陳懇併將崇品
一體欲乞改正降居本品間地上請去訖臣强
扶殘喘擬進謝　恩觸熱加病艱到半程為白
有置中間伏覩　除目仍以陞品判中樞府事
除授臣頓失本望之意猶以所上書狀入　啓
後從願降授為白乎去妄料次及至書狀入
啓尚未蒙　允臣情事求張進退失據憂窘悶
迫靡所措躬若以臣之無狀可堪陞擢之寵
春初聞命卽時赴謝供職何故干冒雷霆
捨命苦辭以至淹久乎今幸廷紳白蟻悃之所
悶　聖恩示鴻私以可許乃後中輟不終依前
濫授則臣前後狀疏力陳不敢冒受之說一皆
落虛而臣之一身終不免為欺天誣世之人負
竊位冒寵之罪將何顏面廁入朝列乎伏願
聖上洞鑑微衷　俯察守分之忱自　天所命
自　天還收如轉戶樞何難之有況茲免濫還本
罔臣誠願非有貽奪何所妨礙臣有衷曲得

天從欲於臣榮寵無與為比臣無任懇切禱祝

之至辤縁詮次云云

　乞改正崇品狀三　十月十三日

本月初十日所下同副承旨書狀內不許臣辤

免判中樞及乞改正崇品事　聖旨臣於十三

日在忠州祇受為白有置臣自上途後腰疾勞

熱間發觸冒炎熱艱難保喘行未趁速叱分不

喻帶行孫息得疾幾死中路棄置不得救活率

行為要滯驛貽弊顯犯邦憲惶恐待罪為白乎

彌臣從前欺世取　寵之罪令年尤甚庶幾因

辤得免而誠未上格又未蒙　允更欲陳乞恐

徒增罪戾然螻蟻微悃　上天不阻玆又不避

鈇鉞復有控訴臣伏以班序品秩資憲崇政之

間亦有一階至為顯重近有邊將率兵采入勦

除賊巢不為無功　朝命賞以此階臺諫猶以

過重論執臣前無寸勞後亡毫報身伏窮山不

知用何義例乃超越此階陞至一品乎此古今

天下絕無之事而臣不幸逢著臣所以仰愧俯

慄如芒刺在身欲逃無所欲免無路稽　命于

咸顛沛窘束今次上來正為中間有蒙　恩降

授之端故感激趨謝不謂因仍苟且一進一退
兩失措躬至於如此臣僭率罪死竊伏惟念
聖意得無以既加 恩命徒然收取還授本階
爲難然崇政一秩臣尚未拜受非既加還收之
比今若只以資憲上一階授之置之間散此非
自崇政降授乃自資憲陞秩 聖朝既足示誤
奬之意微臣亦小遂辭濫之願以賞功猶惜之
重階加無功冒進之微臣榮幸無比 寵渥曷
踰臣固知此階之重於臣亦濫第緣既誤 聖
眷下辱之勤不如是無以奉承玆敢妄昧煩逞

伏願 聖鑑矜憫愚誠 渙發德音從願改陞
廢撤臣免竊位冒進之罪 盛朝無隳紊爵典
之失豈非兩全臣無任兢戰切祝之至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啓 七月二十四
日
小臣愚惑執迷但知非分之職不敢冒進其於
急趨 君命之義反有不遑自前年十月後
召命荐沓至九至十尚復稽延今始來謝在法
罔赦臣不勝惶恐待罪
再啓 同日

煩瀆至爲惶恐臣罪當死臧 聖恩寬赦全生
赴 溯瞻仰日月之光感激銜戢徒思糜粉第
臣老病垂死之日身伏田野欺世取 寵至于
卿列已極饕濫猶爲不足僥叨 誤恩擢至崇
品臣之無狀甚矣且本品則辭 去陞品則冒來
以退而賭名復進而享利情迹猥賤名節掃他
臣前後疏狀極陳其非今若還自蹈之遂成終
身之惡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無識羞恥之
心不容盡喪豈敢諉以 君命昧受竊據以忝
辱清班汚壞士風手臣負罪懷慚難於立朝正
在於此伏乞 矜軫卑懇 特命攺正崇品還
收準職 除命庶幾小臣得遂區區分義之守
聖朝亦無顚紊爵賞之失亦不勝幸甚
弘文館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 八月五
日
文翰重任非老病昏廢之人所可冒據前於丙
寅年 明宗大王以小臣爲大提學而臣以老
病不得堪任辭遞今者又差提學提學之任雖
與大提學小大輕重甚相懸絶而老病不得堪
任則同臣之老病昏廢又甚於前日請遞提學

擇揆可堪之人且以小臣拜入盡夕講事傳
敎矣小臣別無異事而更爲常規外之事惶恐
敢辭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一
八月八日
臣心氣之疾因事得發挾以燥熱徧身熏炎眩
瞀忪怔念欲裁損轉益加發比分不喻每年冬
寒痰喘爲本百病隨發屢瀕死域爲白如乎節
偶感凉冷痰證遽發暴嗽稠唾他病乘間往復
多端從仕不得至爲惶恐臣矣職乙良本差爲
白乎矣又於本月初三日弘文館提學兼差臣
以老病昏廢堪當不得方切辭避之際至初六
日因大提學朴淳猥謬推讓乃以文衡之任轉
加臣身臣不勝驚惶窘迫罔攸措躬臣駑材下
質加此重病廢書不讀三四十年舊學茫昧頓
無記念乎生思涸尤艱製作往在　先王朝嘗
被此職之　命臣具由控辭至於再三卽時蒙
恩得免今已三年老病昏塞日以益甚不意
誤膺　重命非所堪任決無冒受之義況彌如
此至重至選之任旣得其人而揆之安可以不

時爵秩高下之故而輕易改換守微臣至懇伏
乞將臣誤加崇政依願改正而授以本品資憲
則提學之任雖有未安臣亦不敢固辭伏願
聖鑑曲加　矜察早　賜允許庶幾愚病微臣
得守其分為白乎去望良白去乎詮次以善
啓云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二

八月十二日

臣矣段節身病辭職蒙　恩受由為白良置數
日調理未見差息叨處濫職不得仕進尤深惶
恐臣矣職乙良本差為白乎矣文衡之任至為
重大掌　國辭命事大交隣撰述功德一應制
作潤色等事無不委責小臣老昏殘疾精神筋
力十分削剥耐勞忍辛作為文章雖在常時決
不能堪任况彌　先朝實録修撰今當開局總
裁之下論定取決專是主文之任臣每當冬月
痰喘寒疾動至危劇在前冬春四五朔間閉門
不出從仕不得今雖妄受　恩命不多時日以
廢仕曠職不得已還遞之勢朴淳段彊年俊業
應選辨職未有玷缺允協衆望一朝徙以臣濫

職厠上之故容易換差於淳既非重侍文任之
意妄受還免於臣又增越分妨賢之罪叱分不
喻其在 聖朝舉措亦甚顛倒右件曲折洞加
鑑察亟令還收換差之 命仍前授任臣淳廢
幾朝無濫事臣各得宜為白乎去望良白去
乎詮次以善啓云云

判中樞府事兼大提學病告乞免狀 三
八月十五日

臣矣段心熱痰涎同時得發再度受由調理為
白良置差後不得曠日廢仕惶恐無地臣矣職
乙良本差為白乎矣今方冬至使文書磨勘實
録廳刪設時文衡之任不可一日濫員臣本老
耗昏廢節加病如此不能堪任衆所共知叱分
不喻冬月將近四五朔至寒疾不仕為白去等
莫重之任明明知不行豈宜冒就非但微臣不敢
承當物情皆以為未便臣矣所兼大提學拜以
還收換 命仍授前員為白只為云云

大提學謝 恩後辭免啓 一八月二十
三日

臣不勝文任悶迫之情冒已盡達不敢煩後枚

舉其中心疾最重三十年前居喪氣虚比證緊
發幾至喪心其後雖得僅蘇病根深痼少失調
護動輒復發當此老衰忽遭重責如山壓頭若
崩厥角比心戰掉無須刻少安而實是心病所
致日夕憂惴困迫抑而行之勢將難救敢更冒
陳伏望早賜允許大提學改差

再啓同日

文人才分亦各不同有館閣絲綸之文有草野
寒苦之文臣本無文才雖於雕篆之末或畧窺
一斑只是草野寒苦之習何用於館閣絲綸之
文乎况於表箋儷偶之文慒不如體制如何古
人云知之不豫枉其才而用之是棄人也又云
人各有能不能上之使下其所不能不使强為
故下不得罪於上今臣授此任枉才棄人臣不
敢言以不知不能而强當其責得罪曠職羞及
朝廷勢所必至至是而後雖復治臣之罪而
改之悔亦無及故臣之危懇請辭豈獨為私憫
而已伏乞亟賜施行大提學改差

三啓同日

臣於文衡重任以年齒以疾病以才分皆所不

堪況冬寒臨迫質録聽所任亦所不堪當初牧
議特大臣從論云云今則物論皆以為不堪大
臣豈不聞知伏望再 賜洛處庶使重任早有
歸定不勝幸甚

四啓 八月二十四日

昨日 傳敎心疾調理自然平安臣不勝惶悶
大抵心疾調理最為難事十年保養僅得粗安
一日復發前功盡棄一有觸著動撓熏灼欲以
靜攝愈攝愈甚況文衡之任百責所萃何以能
堪韓愈云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云云韓愈以方
年盛氣猶有此憂如臣七十瀕死之年緜綿殘
喘心疾重發强抑煎焦不知厥終何如以此憂
悶罔措伏望大提學亟 命改差

五啓 同日

累 啓惶恐雖本能文之人至於年老氣衰則
所作詩文如以禿筆寫字頓無鋒穎鈍刀雕器
不成形制此乃古今之通患小臣自少不文加
以病不讀書今已近死之年豈能作為文章當
此莫大之任乎反覆籌度決不能堪請亟 命
改差

六啓 同日

如今物論皆以為臣不堪大提學之任人人豈
有私情於臣而欲其任便寺臣老病昏廢筋力
精神決不能堪人皆知之故其言不約而同也今
不恤衆論輕授重任於不堪之人其如敗事辱
國何 聖教每以為重任不可輕改臣雖謝
恩前後連辭尚未受 命卽是本員仍任實非
改命有何難乎請亟 賜俞允以定文任之
重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一 乙巳正月八
日

臣矣段前月肅拜後數日出仕寒疾後發元氣
虛損心熱轉劇寢驚夢愕頻頻容忤痰壅膈痞
面發浮氣種種危證怯寒愈甚伏俟邦憲次不
意濫蒙 恩命吏判除授非但身病深重趁時
出仕不得臣任時未經本曹郎官一應銓法朝
章全然未嘗諳鍊近年長在遠外鄉村一時人
才物論朦然不知東西莫大重任如臣庸謬加
此老昏沈痼豈敢忝竊曠廢以累 聖治臣不
勝惶恐窘迫無地自容臣矣職乙良兼帶 經

筵春秋幷以本差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二 正月

臣矣身病段偶然得發例不喻歲月積久節因
寒加發日益深痼差息出仕指期爲難爲白乎
彌老衰昏眩心疾健忘今不記昨夕已忘朝白
黑涇渭茫昧不分爲白去等一國許多人物官
序將何以銓量低仰注措得宜以弘裨盛治
之萬一非但臣心自不敢當朝論僉議皆以爲
不能堪任 經筵史局段置久廢隨參臣不勝
憂惶憫迫之極臣矣新除吏判職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館幷以本差云云

吏曹判書病告乞免狀三 正月十四
日

臣矣段從前每職辭避負罪惶恐二品 除職
臣所素願臣若可堪其任何敢僞辭以自重其
罪只緣臣性本愚劣不通世務老病昏眩臨事
茫昧不知所措如當事任必見狼狽負 國陷
身故前日貳相文衡等職皆不敢當幸旣蒙
恩許免況此天官之職掌 國大政銓序人物
至重之任今若不辭冒處至於用捨顚倒 朝

政日非病國害治然後從而受罪臣雖萬死
何益於事當初 朝論非不知臣不堪但以循
例姑試充擬以致 誤降恩命臣豈敢知非妄
受自干邦憲臣不勝憂迫之至臣矣見除吏職
乙良兼帶 經筵春秋館并以本差畀之散地
庶得少安愚分爲白只爲云云

判中樞府事謝 恩後辭免啓 正月
十日

臣老病竊位長負罪過近日則負罪之中又重
得罪臣自去年濫陞崇班雖辭避不得苟死其
位降授次品之職每每懇乞至於近日得授次
品則又以不堪其任不得已辭不敢受小臣病
廢衰朽無處合用進退失據無狀已甚數罪降
黜分所宜當不意 寬典非惟不罪乃反陞授
前職與臣前後辭受情願大相乖戾臣不勝懲
懼跼蹐之至前日所願則今反辭避今所從授
則前所苦辭臣若冒處物論必不容臣伏乞
聖慈俯鑑危悰亟 命鐫罷臣職庶使微臣免
罪安分亦使 盛世士大夫廉恥之風不至於
因臣壞滅不勝幸甚

乞致仕狀四月四日

臣自二月晦前謹詣伏　闕门外請乞致仕
賜骸骨歸田里連上四劄尚閟　俞音及至三
月初四日猥被　引見仍復披肝瀝血罄陳危
懇乃蒙　允許拜辭而退茲蓋實由　天鑑昭
臨於臣老病情悃　矜軫有素所以面陳之日
重有憫於　淵衷特賜　恩命如是殊優至如
小臣從前竊位負　國之罪皆置不問俾臣得
以洒咎脫愆歸遂畢義之願　盛德洪造與天
無極加以私歸驛送　寵渥夐越椒裀米豆
錫賚便蕃在臣涯分尤不堪當既難辭避無路
報效徒增惶懼感激之至竊伏惟念臣既蒙
恩退间微賤姓名尚厠班簿身在田野職叨
王宫揆之義例極為乖舛又况講官至重史館
至嚴遠外瀕死之臣何敢仍帶以慢壞　朝廷
設官嚴重之體伏乞　聖慈曲賜諒察渙發德
音依前陳乞所援　大明薛瑄不準一歲致仕
例許臣以致仕二字則雖以本職在野不為有
嫌如或未然伏請本職兼職須令一併改差庶
幾　聖朝無天職之曠愚臣免邦憲之罹臣不

睞祈華祝望之懇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狀 庚午

正月

臣前年三月得 賜退歸後臣矣本職判中樞府事兼知 經筵春秋館事等乙上章辭免仍乞敢仕誠末上格未蒙 允許惶恐煩瀆更不敢辭免陳乞奄逾一年臣罪至重為白置今臣犬馬之齒適滿七十乙仍于引年數仕具箋陳乞 上聞日夜祈懇庶蒙 恩命之下則臣矣本職兼職段自有故事叱分不喻臣前日冒忝校書館活人署兩司提調以良置司當遞免不須別具辭免是白在果小臣當初妄意上項兩司提調乙臣身既退銓曹應即 啓遞為白乎去錯料一不舉陳辭免為白如乎節始得聞知迄未遞差以致經年瞞員曠廢事任所係亦甚非惶臣不勝惶恐待罪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召命祗受狀 二月二十日

今月二十日祗受同副承旨書狀內 不許致仕之請亦不遞職仍令乘馹上來事有 旨承

命宸越罔攸措躬除臣老病深重奔 命不得
當別具箋陳乞致仕外謹席藁私室聽候誅譴
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致仕狀 四月四日
臣於前月中以年至病深上箋乞致仕日望
恩命之下本月十一日祇受承政院書狀内具
述 聖眷不替下諭諄複至引 先朝不致仕
典故不許臣致仕今秉馹上來事有 旨伏讀
狀辭驚倒隕越無地容措臣庸謬無狀最出羣
臣之下欺虛蹤爵尸竊負 國臣所以冒萬死

求退不過萬分之中少免欺天之罪而況旣退
之後適丁告老之年苟於此時未蒙 天恩臣
慙負 聖朝之罪至死何逃且 先王故典實
謂其人進退係國家輕重之臣如臣進忝 朝
列之時責重如丘山補益無絲髮區區黽僶不
足為有無何係於重輕今若不顧前後旣去復
來更為賢路之妨是以迷臣之故致誤 聖朝
之舉措傳笑四方貽譏千古臣雖欲聞 命奔
走義不可得累乞休致之忱又不容中正憂窘
惶惕罔敢縷陳伏乞 聖慈矜察愚懇容遂微

分收還　召命許令臣依禮致仕庶幾上有先
王退人以禮之美下得臣子事君有終之義不
勝危卑切祝之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辭免　召命狀　四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五日祇受右承旨書狀內不許臣
乞辭令臣斯速乘馹上來事有　旨臣承　命
震越窘迫靡措臣既以老病不職蒙　恩退歸
今則七十已滿身病日益深昏愚日益增冒受
異寵忘慙僥進以致身罹敗闕之罪為　聖朝
羞辱萬無其理是以　嚴旨之下末由趨節撥
禮告先執迷望　恩臣惕厲焦煎心熱轉劇往
往怳惚眩瞀語言錯繆竊恐多致妄發不能罄
陳惶戰無地右辭緣詮次以善　啓云云

乞致仕狀　九月二十四日

臣前蒙調理上來之　命今已五朔老病沈痼
日以益深差復無期末有上去之望惶窘罔措
伏俟　嚴譴之至竊念微臣既已蒙　恩退歸
年又七十疾病纏綿死亡無日於此之時未遂
致仕更待何時而可且臣本職樞府雖云閒地
王爵至重天工人代茲豈賤陋愚臣所可遥

叅兼帶　經筵春秋館論思　顧問之重實録
編摩之任微臣安得在外而久竊　聖朝亦豈
合等棄於草野自古及今未聞有如此之事臣
心悶迫非出於矯飾臣雖以糞土之蹤蟣蝨之
微猶願得齒於　聖世人士之末今乃狼狽拘
束以至於此身退而名在　朝班不仕而猶據
天職名實乖舛廉偶喪盡負　國褻天罪不容
誅仰愧俯慄獲免無路去春夏間再度上箋三
次拜狀血誠籲訴乞　賜休致皆未遂願最後
召旨中雖幸　許令調理義所難安尤不敢

読此因循誠切危悃不能浮抑茲復具箋控陳
謹席藁私室伏候　恩霈之下日夜無任祈禱
竭蹙之至又如校書洁人兩司提調以臣之故
累職闕員非但在臣之義負罪萬萬其於虧損
國體撓壞政典亦甚非輕伏乞　聖慈矜惻
愚懇　特許依禮致仕前項兼職提調等一併
本差庶幾微臣未死之前獲免罪責瞑目入地
以畢臣子之義為白只為詮次以善　啓云云
書契修答
禮曹答對馬島主宗盛長

使來辱書尊體佳福所慰良多惟書中所訴去
餘條雖足下不言之懇勤望之急切俱係違碍事
理難於啓稟在前此等之請既喻以未副之意
不啻諄複顧足下下諒不能以義制欲而有分
外之望所以復有此紛紛之云爾往者貴島之
於 國家不無負犯而能悔過悛心奉琛納款
修其職守故 大朝亦以如天之仁捨瑕録善
字小施恩凡所以接待濟恤之道無不曲盡為
足下計惟當感戴洪造益思報效之不暇今乃
玩恩出分不顧金石之約惟所欲是求强聒不

舍期於必得無乃有乖於事大畏天之義乎賜
米大一百石非無故減之也當初許和時各隨
其船之本例商議裁減已成歲額之數亦云足
矣今不可加請也 大明商船之往來日本者
與我境初不相涉設或有之我國之關防固已
備至其涉於貴境者貴島自當為之捍禦意豈
專在於我乎而乃敢指此邀功於我必欲五船
之還受商物之滿貿以為鎮海捍賊之費其為
巧讓斷可識矣況五船不可許滿貿不當請前
也又覆論諭今何以異於前乎歲遣之船往來

絡繹如有欲言之事附之歲船自可相通豈必
更有特遣船耶授職倭人年久者不接非獨貴
島之倭為然乃授職諸倭通行事例今豈可為
足下一時之請而輕變其舊約乎大中小三船
差等格倭限數非自今始載在約條水柵之立
薺浦之塞亦設險守國之常道 國家雖以恩
信待倭豈宜并與落籬而可撤乎況今合待釜
山自無患苦於貴島何必欲通薺浦之路乎譯
官李貴清前因本道監司請罪已下獄除名矣
顧其所犯無甚關於貴島及其懲艾之後不宜
終棄故後其任乎今乃舉日本倭人之事多肆
憤狠至謂朝議之齟乎何言之傲悖而不審耶
國家用法有常豈以足下之私慣而有加乎
至於庚戌歲船之後至者勿接而移計於次歲
此非新法亦非獨貴島然也其他歲一來朝之
船年條不及者一體勿接曾已約法知會故庚
戌後至之船遵此約而處之足下不念前約不
思反已而徒懷恨望其可乎大抵為下者當謹
修其職貢不敢干紀而希恩為上者當勿替其
懷來不宜越典而濫惠然後上下之道得而無

患矣今有欲輙求不得則恨缺固足下之失道
若苟循無厭之請縱使作過或至難容則是亦
大朝之誤足下也故不得不以信義我之約
條處之非有所靳於其間也進上大刀丹木照
數啓納循例回酬虎皮啓付回使至可領納不
宜

禮曹答對馬島主

伻來辱書德履綏勝良慰良慰進上大刀丹木
謹已轉納但來喩懇祈約條之改且以胡椒丹
木商貿為請夫我 國之於貴島但有歲例賜
物而商物貿易則在前所無之事往在庚戌年
貴島欲以胡椒若干斤來貿 朝廷俯循遠情
權許略貿此乃一時之特恩後不當援以為例
而有頻煩之請也故辛亥之再請也既喩以不
可從之意不啻丁寧矣足下何以僥前恩違舊
條復以此冒請乎此決不可聞許也且我 朝
以貴為世效忠勤鎮守海服勞績可嘉故歲有
賜物恩數優渥無以復加既為之明立約條彼
此之間當永遵守堅如金石可矣今足下乃以
濫溢之求欲壞盡一之條何可得耶顧以足下

意望之厚　大朝不欲徒然而拒之故歳賜米
豆一百石外特賜米豆幷三千石至可領悉今
後商貿之事永勿來請歳朝之倭不及年限者
雖不關利害亦係於情弊故以次年條推移接
待矣今亦以足下之言雖有不及限者當照舊
許待矣譯官李貴清之罪　朝廷既以國典治
之曾已節次諭知此何等細故而至今强聒不
置耶非惜一貴清也罪不可再治故耳足下其
思之請島倭人通結明商既作耗於　上國亦
漂犯於我疆若此好賊豈曰常無亦豈曰常有

當其無也勿請張以要挾及其有也實通報而
捍禦此貴島事大以誠竭力效忠之道也可不
勉哉可不勉哉歳遣船點數船夫雖載約條事
涉猥瑣今從優假勿令如前點數凡此皆滌垢
酬功之意出於尋常萬萬惟足下思畏天之道
戴包荒之恩毋蹈前非益勵忠節勿煩違約之
請永享維藩之福豈不幸甚云云

禮曹答日本國左武衛將軍源義清

使至辱書承鎮候康迪忻慰無量往者尊先祖
之於我　朝嚮風慕義通修信好相驩也而中

間間然不繼頻用為訝今足下嗣德追先乃欲
復修舊好遠涉鯨波遣使致禮其意甚善敢有不
承來獻禮物謹已轉啓收納矣第所論壬子歲出
來宜春西堂事則不然也今請縣舉其所以不
接之由足下始徐而審聽之彼時宜春既稱貴
殿使价而來若其奸情謬跡不至大㵎著則在
我 朝世好之義豈有不接之理顧以宜春不
獨變易名字為可疑彼於其前以小二殿使送
致命回還旋卽稱貴使以來擄自此發去之日
考自彼再到之時總若干月日耳前使不可不

躬報後使又不可遙接其海陸之往復日月之
淹速萬萬不相及之勢彼無縮地之術寧有萬
回之能 朝廷用是為疑遣禮官譯審則宜春所
答遮前露後欲巧反拙卒之辭窮面赧而不能
辯矣往在再去辛卯年間有西華西堂者齎貴
殿書契以至我 國接待遣還及至甲午歲國
王使正球首座之來 國書稱前此臣酋通信人
等皆是中間詐偽云於是始知西華之偽來乃
於正球之回備情通報想於貴國典故內具載
之矣夫西華之偽發於後時宜春之偽覺於當

日發於後時者固不足多辨覺於當日者尚可
以責使之禮接之乎且國莫重於信禮莫大於
名名者何實之對也彼宜春名為貴使而其實
之不掩如彼雖欲接待如禮之不順何不順於
禮而強待之是不以誠信接使价乃欺使价以
欺貴殿也兩國交好信使往來而以相欺為禮
其於守國之道何如也此非特我　朝之所斥
謂亦貴殿之所大惡也故其時廷議不接以使
禮而猶以從倭待之所過館穀及過海糧無不
贍給豈有使之飢窘者耶意或宜春忿不遂計

不待糧至而徑去此則非朝廷使之然也然亦
由我鎮將不及周旋之所致故即追究鎮將而
重治罪矣今惠書懇複累數百言謂我棄禮之
本違古例不接來使雖所以見責之意則當矣
然我國前承國王諭知西華之詐狙又灼見宜
春之跡與西華無異故欲為貴殿發此偽濫將
以正名責實堅守國信以為永世相好之道耳
我國固非棄禮亦非不愛禮足下何不諒之深
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春秋大一統者乃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大明為天下宗主海

隅日出罔不臣服亦貴國之世修朝貢者矣其
限年許朝之命雖未知因何而有此以勢料之
閩浙奸民駕舶越海與貴境之人射利交通致
啓爭釁互為邊害此乃　大明之所大禁豈故
縱之使然哉貴邦不務戢諸島交通之非而反
斥　大明不施仁義豈不誤哉伐國之問不及
於仁人況於千名犯義以侵上國之地乎我國
但知樂天畏天其他非所聞也亦喻倭船之往
來上國者若漂到我境冀欲全活是則然也我
與貴國世篤隣好貴國之赤子亦吾之赤子若

漂到倭人去兵呈身明控來由則非唯無殺亦
當資給護還如其不然悍然執兵出沒島浦剽
劫為事不肯委命吐欵者則顯係海賊各邊鎮
將不得不登時勦討茲固約條之所嚴而貴邦
之所明知也其嚮圖之商物之貿自當有紀適
又因歲失稔費出不贏雖欲勉副厚望不可得
也只許綿布一千五百匹交貿良用缺然餘祈
珍重不宜

退溪先生文集巻之八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